



靜觀齋集樂

疏教書

~ 16
2428
2



和
2428
9-2

靜觀齋先生集卷之四

教書 二首

領議政鄭太和再度呈辭不允批荅

王若曰天之示警者諄諄此誠何等時也卿若棄子
而邁邁其誰與共國乎毋庸空辭以體至意惟卿量
優鎮物才足經邦祖孫五公世比袁太尉之門閥兄
弟三省人稱溫彥博之忠良曾在 先朝早被寵擢
之眷逮至寡昧益篤倚毗之誠赤舄黃扉復膺股肱
之托韶顏白髮真有宰相之風爰居上台之尊兼控
御營之務夙夜盡瘁久著匪懈之忱霧露所傷遠罹



靜觀齋先生集卷之四

無妄之疾肆有醫問之相繼或恐將息之失宜年猶未高豈但神明是護恙何不已佇見痊可之端力疾赴衙寧責筋骸之末禮卧閣論道實藉區畫之良籌纔幸左揆之造朝詎又首席之辭位如晦善斷必資玄齡之善謀姚崇就閑何妨乾曜之就問來章再閱愧誠意之未孚時事多艱顧經濟之誰任此豈丐閑之日庶回釋負之心於戲安危所關卿毋自輕於進退休戚與共予方仰成於始終已諭丁寧休煩申請所辭不允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教洪清道觀察使李秦淵書

王若曰二十石循良既共理於畿府五十州觀察復委寄於湖藩僉舉允諧擢授非偶惟卿周詳識慮瞻敏才能早夙大庭之科遂擅聲譽旋膺內翰之選自致清華處之臺閣則有繩愆糾謬之風置之帷幄則有責難陳善之益居家默訥若無意於敵為臨事疏通必灼知其利病分符下邑前後召杜之騰謠佐幕南城經營保障之著效惟其有歷試之績故以畀專制之權睽茲百濟舊疆實同三輔近服民物殷富征徭素繁水旱連仍凋瘵比甚餓莩相望於道路已迫燃眉儲蓄俱竭於公私顧難着手均賦之法雖設實

澤未究於子遺練卒之舉繞停列鎮猶擾於巡歷特
緩例捧之糴莫慰四散之心至減惟正之供董施一
分之惠疇能濟今日之急抑且有嗣歲之憂王食何
安忘疾痛之在已繡衣將訪行德意之及民然拮据
賑飢之宜責在方面之職而顛連望哺之極想切延
頸之思苟非盤錯之才曷堪拯救之任茲授卿云云
卿其體盱宵矜恤之意盡懷保撫摩之方若其專斷
稟裁實遵舊憲要使征謀治法克多前功襄陽之父
老重歡曾留一片之石錦冰之山川不改應憐再渡
之橋於戲瞻應庭闈豈無陟屺之念驅馳原隰益殫

報國之忱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疏九首

請停親臨閱武疏壬辰奉教時

伏以臣以實錄曝晒事近將辭朝而曾曰兵曹之
啓有先賢清白吏及忠臣孝子考出謄來之命臣竊
伏念國朝三百年来朝臣之以清白見稱者不過一
代數人且於其時必有揀選之舉此則或有憑據之
端而先賢則從祀聖廟之五臣焯焯在人耳目固不
待考閱以知而其他儒賢之或顯用於時或養德林
下者亦非一二至於忠臣則取舍尤難前後累朝

臨亂殉國者指不勝屈而其中亦不無輕重之別
廢贈之差則其何敢以臣臆見擅自抄擇作為兩銓
令甲之文簿也哉若自廟堂或令該曹裁定取舍之
科條以為憑准騰出之地則臣不勝幸甚焉且臣忝
廁通列出入已久區區愛君之忱自謂不後於人
今若以越俎之嫌不盡所懷於君父之前則實非
無隱之道茲敢不避煩猥仰瀆天聰臣誠死罪臣
誠死罪國家之拘於形勢不治戎政者殆將二十年
所矣傳不云乎不備不虞不可以師當此灾憂疊現
國事抗掇之時兇戲干戈百務廢弛識者之寒心久

矣臣於頃夜眠侍咫尺縷縷聖教何嘗不及於此
耶今此西郊閱武之舉臣固知聖意只在於修舉
而該曹消吉適當慈殿浴椒之際小民無知妄自
私度道路之傳或以為今番此舉不專為練習戎務
而發豈有是理臣不信也然而此言一出虛實難分
則臣竊恐聖明克詰之盛意反歸於文具之地也
昔魯莊公觀社義士猶或非之况今形勢有異於丙
丁之前客行纔過於我境彼中之喜怒無常耳屬于
垣何事不知勿出朝報益致其疑頃者聖教所謂
勿煩耳目時時講武於禁中者實合於今日綢繆陰

兩之道而至於 駕行郊外親自校閱此是亂後始
有之舉新於聽聞傳播尤易則恐無目前着實之效
反為日後意外之虞也若以既有成命中止為難則
何不觀勢退行以絕小民之疑哉臣以眇然小官不
任憂愛之誠敢論 朝家之大舉輕妄之罪固無所
逃而苟蕘之說或有一毫之可擇則雖被狂僭之誅
亦所甘心伏願 聖明更加 睿念而進退之臣不
勝越職言事候命竢罪之至謹昧死以 聞

湖堂 賜暇辭免疏 乙未

伏以臣於卽者伏見昨日大提學與吏曹同議抄選

湖堂之啓則臣名亦在其中臣不勝驚怪慙悚之至
臣少失所怙既無家庭濡染之得且多疾病全茂章
句誦習之功偉竊科第至叨經幄近密之班而每當
進講之時輒有羞赧踣蹐之心其於詞翰尤所昧昧
不但臣環顧自畫已絕分外之望人亦不曾以此期
之於臣身也今此湖堂 賜暇實是藝林之極選亂
後數十年來所始有者苟非文名素著地望俱優者
不宜居之臣是何人敢膺是選况臣從兄臣殷相亦
為叅選則又以臣萬萬不似者承乏並抄以公以私
俱涉未安反覆思惟實未曉其故此豈但臣之兄弟

以盛滿為懼而已不稱之譏臣已自知惟當惶隕縮
伏之不暇而今日本館以兩司處置方有一會之舉
臣若循例進參則有似晏然承當於是選者然茲敢
冒死仰籲於 天地父母之前伏乞 聖慈亟許鑄
削臣名於湖堂之選以安愚分臣不勝激切屏營之
至謹昧死以 聞

應

旨論時事疏

丙申校理時

伏以臣本以虛弱之質素有羸瘁之疾加以喪禍以
來百病叢身若值盛夏之節則輒有柴頓委芥之症
無處不痛呻吟度日况於七八日前落馬重傷左足

違骨遍浮至脛少欲起動酸痛難堪久試鍼藥未見
差效以此病勢決無供職之路而當 聖上遇災避
殿之時既不敢以微臣賤疾仰瀆 宸嚴又緣同僚
之有故不得已扶曳入直而行步蹣跚有駭眾人之
瞻視若開 經席則尤無登對之望僵卧直廬進退
狼狽臣之情勢萬分悶迫且於頃者日俞檄供辭之
語有玉堂自首之 教而臣於鞫獄之時適蒙 恩
賤往掃父母墳塋事完之後始為上來鞫廳曲折未
得詳聞且未及與俞檄相遇故憲啓停論之是非實
未嘗出口纔以此意與同僚聯名上章略陳實狀矣

昨伏見憲府劄 批則又以玉堂不快之言何自而出自中謀為強迫等語為 教臣讀之未終不覺慙懼之交至也撤之供辭既有此語而本館諸臣終無自首之人則 殿下之不能釋然於臣等勢固然矣臣亦實未知其所以也但今日玉堂諸臣雖極無狀若果以此語語及於撤則豈敢終隱於 天日之下自陷欺罔之誅而 殿下之曰此一語舉疑諸臣有若相與謀議強迫俞撤者豈不亦待臣僚之太薄耶無似如臣忝侍經幄乃以情外之事見疑於 君父則毋論其有無虛實其在臣子之道亦何敢晏然仍

在於近侍之列乎伏乞 聖慈亟遘臣職以為人臣附下同上者之戒不勝幸甚仍念臣以自嫌之事今方陳疏竢罪之不暇固不敢容冢更有所云云而目覩災異之慘口誦求言之旨其丁寧懇惻之意溢於辭表 殿下之欲聞已過如此其切而身在論思之地既有所懷畏死不言則不但自媿於臣心抑且上負我 殿下茲敢觸犯 雷霆之威畢陳無隱言之狂僭臣未暇擇伏願 殿下恕其愚妄而察其危衷焉臣聞國之興衰係言路之開塞古人所謂賞諫殺諫之喻豈不明且切哉今我 殿下臨御寶位已八

年于茲矣內無聲色之娛外絕遊畋之荒孜孜惕勵
一心圖理太平之治庶幾可見則其於政令施措之
間未有大段過差而夫何二三年來連有驚心駭目
之舉上而累 清明之德下而失中外之望使朝野
大小之臣皆懷含嘿之志士氣沮喪景象愁慘臣於
此誠欲一言歷陳痛哭於闕庭也頃年金弘郁於
朝家禁令已行之後乃敢自觸邦憲以至於死而原
其本情則亦必出於應 旨而言有懷必達之意而
殿下遽以違律治之拷殺於數日之內曾一孤雛腐
鼠之不若伏想 殿下其何忍此耶况其子壻族屬

抑又何罪而有同緣坐之法至施禁錮之律耶大聖
人施刑用法之道恐不當如是其嚴酷也上年蔡裕
後南老星之事雖出於自取其職則乃兩司之長也
而慢罵叱退有同奴隸至命勿為付職經年廢置乃
若洪宇遠之疏孰不謂之妄言而 聖上既已諉之
於應旨雖不罪之曰此坐錮永為明旨之棄物則
聖朝待臺臣開言路之道亦恐不容如是也及至今
日乃有俞撤嚴刑之 命豈意 聖明之過舉漸加
一節終至於刑訊諫官以啓我國朝三百年来所無
之事耶今此俞撤之前後諸臣章劄言之已悉

殿下憲府劄批之教亦且諄諄而愚臣妄慮則竊恐
聖明猶未能洞燭其本心也蓋聞於親鞫之日憲臣
既以抑道三事論啓請罷此雖非兩司並論之事撤
既以諫官並侍榻前而未及與憲府同其論故推
撤之意則必以為同在言地獨未能塞其責乃於停
啓之後又復提起其為妄發則固莫大焉原其心曲
則必無他腸只欲循例塞責以示當日未及與憲府
並論之意而已其言之發適在於聖上纔經斷獄
反復開釋之餘故便疑其實有邪心真若先發此論
次第有為者然聖上之曰此疑撤卽其時適然若

至以行覓網打之跡斷為罪案不但疑之於撤舉疑
朝臣乃有窮問同謀之命則豈不亦億逆之太甚乎
夫聖人之刑法必須原其情而定罪罪當其律則雖
萬分誅戮固所甘心律不當罪則雖罷適之罰心自
不服今殿下於撤若以其提起已事恐致紛紜之
罪略施當施之罰則不但撤必自愧服於心其在遠
邇之聽聞孰不欽仰聖上必欲鎮靜之盛意而至
加拷掠投竄絕島則此豈聖世之所宜有大槩以
此而論則言者諫官之前後獲罪者無歲無之不知
明年又將有何事而惡死貪生卽人之情也自此以

後 殿下之過舉雖有大於此者孰肯捨其生而趨
死地碎首抗言於 殿陛之間也臣聞烏鳶之卵不
破而鳳凰至誹謗之罪不誅而忠言聞是故聽言之
道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則置之而已若於一言之觸
忤便加誅竄則言路之壅固無足怪而終必見城門
閉而後始開也誠願 殿下深推仁愛之心快示廣
蕩之典除屬籍禁錮之令以解匹夫之冤收廢棄投
竄之命以救既往之失不勝幸甚臣家世受 恩職
忝近列區區憂愛之誠實倍他人今若畏避忌諱終
始泯嘿則乃所以自疏於廣聰求助之下以速孤負

聖明之罪敢冒萬死披瀝肝膽斷斷赤忱只願吾君
之益恢聖量洞開言路以迓和平之福惟 殿下垂
察焉臣無任悚慄埃罪之至謹昧死以 聞

辭兼文學疏 丁酉

伏以臣於頃者因講院僚負之皆有事故以兼官承
召入直旋以前日諫院時事 嚴教疊降臣卽其時
發論臺官也不敢一刻在直蒼黃出來其日夜深後
伏聞有使之還 人之教揆以分義又不敢退伏私室
昇疾趨詣於 闕門之外而其時情勢萬分狼狽留
門入直亦極偃蹇連夜彷徨罔知所為伏地待罪只

詩經卷之四
七
埃鉄鉞之誅而目有故院之啓竟免闕直之罰臣之
罪戾到此益深不但以前日諫院時負犯惶縮悚慄
而已也仍竊伏念臣以藐然新進早登仕路幸賴祖
父餘蔭歷忝匪據絲毫無補徒竊廩祿恒自媿慙若
隕淵谷而銓曹注擬不擇賢愚累叨諫職冒恥行公
自顧不似物議可知而一日在職當盡其責苟或一
毫有補於國家則毋論大小事必欲不避忌諱直陳
所懷者是實臣之所素蓄積炳然此心可質神明今
此青平尉沈益顯官奴事當初發論亦有曲折則臣
何敢終始不一陳暴於天日之下乎臣之得聞此

言在於上年而猶未能的知其虛實矣頃於六月晦
間臣忝拜應教未及肅謝適與數三親友會話於家
有一勲宰適又來見語及青平尉官奴事始聞前後
實狀勲宰之臣必無做作虛言之理則此非傳傳泛
聞之比故臣果信而不疑數日後臣又移忝司諫果
以前日所聞論啓請推啓辭措語實無片辭增飾者
至於啓辭中所謂未聞治其奴還其女一款則臣於
其後得見沈益顯緘辭始知當初即杖其奴即還其
女此則其日勲宰之言亦必誤聞而發於話頭也臣
當以此一款失實之意即為自列而臣於其時既已

呈告受由故竟不得還出引嫌而厥後該曹查覈時
各人等招辭互相參差與臣所聞時或相左者臣亦
未知其故也大槩臣之此論初豈有一毫他意哉劫
辱曲折果若人言則事雖微細誠極痛惋况卽今駙
馬之家亦非一二而宮奴作弊之說不幸累出於此
家事之虛實姑舍勿論以公以私不勝其區區嗟惜
之意乃敢略為論啓欲使日後嚴戢下輩俾無如此
之弊而已臣與沈益顯拘於體面雖不得往來參尋
而世分交誼之厚實非他人之比設令臣之於沈益
顯世分交誼之篤雖不至於此若非萬萬無狀之人

則豈有公然搆捏故為陷人者哉特推之下辭旨極
嚴臣慚惶悻慄直欲鑽地以入庶因緘辭小暴本情
而推勘勿用之教既出於天地包荒之大度中書新
命又出於千萬夢寐之外顧此負罪之微臣何以得
此於 聖明哉撫躬自疑惴惴難狀報答無路只自
涕泣而已驚感之極所當卽謝 恩命而推勘雖棄
罪尚在身則豈可以煩瀆為嫌終不自效其實狀而
晏然出仕有同平常之人哉况闕直之罰終不可倖
免茲冒萬死仰瀆 宸嚴伏乞 聖明先達臣無文
學之任以正臣罪不勝幸甚

論鄭介清書院事疏

戊戌應教時

以臣伏觀 殿下於近日屢下嚴教責政院以不
 捧湖儒之疏所謂湖儒之疏既係民情且非一二人
 所陳則毋論其便否不問前後疏辭代述與否在政
 院之道循例捧入可也此則政院之不捧非矣 殿
 下之責之也固宜而非以不捧尹善道之辭疏為政
 院之罪也善道則以其疏之久不捧入有積憤深怒
 於政院得見下責之 教便欲洩其憤怒先以時意
 二字為箝制人口之計復以不忠之說威脅政院眩
 惑 聖聰有若大奸巨慝昵伏於近密者然誠不滿

一哂也然其中鄭介清之事則不可不明白攻破臣
 忝在論思之列既有所懷茲敢冒死仰陳介清本是
 羅州鄉吏之孫而後居於務安初為故相臣沈連源
 陪吏勤苦讀書故故相臣朴淳嘉其篤志向學薦授
 羅州教授遂為朴淳門下人介清之為朴淳所教育
 舉世之所知也及朴淳罷退之後介清納交於汝立
 之黨汝立之黨即攻斥朴淳者也介清數與汝立會
 議於山寺汝立曰古今惟伊尹為聖之通者何事非
 君何使非民之語十分活動在後生最可法介清曰
 士當以仁義中正根於心節義落於一邊東漢之末

亡國是也至著排節義論其時遠近傳播人皆駭憤
臺諫論罷其職及汝立獄起 特命拿問蓋 宣祖
大王亦曾惡其心術而送家文書中有介清通書故
也其書曰當今見道高明惟尊兄一人而已 宣祖
大王震怒下教曰排節義一款添入問目中刑訊一
次後命竄于北塞而死 宣祖大王又下教曰介清
之論有駭聞見使能文知製教作為文字一一卞釋
布諸八道鄉校刊板付壁以正士習云其後乙未年
間故相臣柳成龍陳啓請雪已丑冤枉介清亦在其
中癸亥 反正之後始得伸理而所謂伸理云者只

伸其非預送黨之意也以此言之則介清之背師反
覆親密送魁之狀則有難可掩而只不預於送謀
也柳成龍陳啓中云云之語是不過欲伸其論以送
黨之寬而已夫豈以此遽欲其享俎豆之祀也先正
臣金長生之仰達於 先朝及贊善宋浚吉之申稟
於上年者只請毀黜其書院而已亦豈以介清為送
黨耶蓋書院創立之本意必以儒林中可以為後世
師範多士景仰者設位而事之春秋而饗之欲使後
生觀感而興起之也今此介清縱無已丑之事老死
庸下不過是以鄉吏之孫稍知向學者而已况有背

師反覆親密逢魁之累則豈有享俎豆之祀為多士
景仰之理哉即今書院之濫雜者固不為不多而未
有若介清之甚者毀黜之舉其已晚矣金長生宋浚
吉之前後所陳若皆以介清直為逆黨而請黜則為
其子孫者宜有訴冤之疏而上年宋浚吉之所達只
陳介清背師反覆著論貽書曲折仍及不合享祀之
意而自 上導 先朝之成命特令毀黜則為其子
孫者何敢偃然陳疏有若更請享祀者然哉此則政
院之不捧是矣今者善道又執此為壅蔽之端者抑
又何哉且善道疏中所謂金長生所聞之言實出於

大公至正之人歟或聞於黨同伐異之人歟云者臣
尤莫測其意所在也所謂大公至正黨同伐異云者
果指何人而言也上年宋浚吉 榻前所達之語曰
臣亡師金長生一日往公會適與介清隔帳而坐舉
帳而問曰不知朴相否介清答曰聞其家多儲書冊
故欲考文字而往來云其心迹之無狀如此云云而
已此乃金長生親與介清問答之語而善道乃以此
為轉聞於人者而又以大公至正黨同伐異等說為
其結語以為譏侮先正之計真可謂欲巧反拙而自
不覺不成說話也大槩介清之事備載於國乘野史

班班可考雖孝子慈孫安敢誣也善道疏中多少說
語固不欲卞其是非而此則事關儒林不可不明卞
而痛斥臣於此事既有可據聞見而且於上年詳知
宋浚吉所達之顛末義難含嘿敢略陳其一二伏願
聖明俯賜財省亟斥悖妄之論毋令中外疑惑焉臣
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昧死以聞

辭兼輔德疏

伏以臣性本驕驕言輒狂僭屢觸邦憲尚道重譴頃
於夏間又忝憲職妄有所論辭未達意自速罪戾責
躬省愆分甘置散不意茲者 恩叙纔降繼有新除

之 命臣是何人偏蒙前後曲貸 聖恩若此惴惴
踧踖自不覺感涕之橫集也第臣之負犯臣實自知
其何敢偃然就列復玷 清朝况臣於向者以鄭介
清事猥上一疏略陳所懷 溫批丁寧開示無餘而
厥後尹善道又敢露章陳卞極其譎張淫辭醜詆無
所不及而專攻臣身至舉臣父兄之名逞憤詬辱其
言之是非邪正則 天日之明業已洞燭而既錄臣
疏辱及臣父兄則在臣之道亦不可以公議之已定
終始嘿嘿而如欲一一攻破則反若與彼相辨者然
此則臣又恥之也顧念臣前負妄言之罪後被善道

靜雅齋集卷之四
之誣在臣私義決難抗顏 朝端昨承 召牌闕門
垂閉不得不趨詣祗謝旋即退出今始冒瀆於 王
候違豫春宮受灸羣下憂遑日再問安之時臣之罪
戾至此尤大伏乞 聖慈亟遣臣所帶職名以安微
分不勝幸甚

論

永寧殿廟制疏

癸卯

伏以臣於積病廢螫中伏聞 朝廷將修改 永寧
殿而創為正殿十室之制以夾室 羣祀列聖之主
一體奉安於正殿之內而遂廢夾室藏主之制云果
若如此則愚臣妄意竊恐其大有違於 祖宗朝稍

存古禮之遺意而亦恐 羣祀列聖之威靈必不自
安於並享正殿之列也蓋今日朝議不在於盡復成
周之古制則古者都宮之盛制及漢明帝以後廟制
之謬皆不必贅陳只就 永寧殿 祖宗朝以 恭
靖大王以下 羣祀之主藏於夾室之意而言之則
子孫祀主藏於始祖之夾室者乃古之制也此朱子
所謂古者唯有子孫祀主上藏於祖考夾室之法而
無祖考祀主下藏於子孫夾室之文者也我 朝永
寧殿之建固非古禮而 太廟之制既以 太祖為
第一室則 四祖祀主不宜下藏於 太祖之夾室

故不得已有此 永寧殿之建也 永寧殿之夾室
乃 穆祖之夾室也 祖宗朝以 恭靖以下禘主
上藏於 永寧之夾室者雖未能一一盡合於古制
而猶有古之以子孫禘主上藏於始祖夾室之意也
張橫渠所謂諸侯無禘廟亦藏之於始祖之廟云者
卽此意也苟不如此則 祖宗朝於 恭靖禘主毀
遷之日豈不思添造正殿一體並享之為宜而徒以
奉安之無所為此苟且之舉全無意義而姑為權安
於儀物所藏夾室之理也 恭靖以下羣禘之主奉
安於 永寧夾室者今已百有餘年矣若以此為一

毫未安則其後百餘年間 列聖追慕崇奉之至意
及許多據經守禮之儒臣既已集議博考改建並享
之不暇豈有欲待其夾室之窄狹而後始使改建正
殿一體並享而終不思變通之道以至於今之理也
哉愚臣妄意則決知其不然也 太廟之制若以
穆祖為第一廟始祖正東向之位而 翼祖以下羣
禘之主並藏於 穆祖之夾室則此是古制而既以
太祖為 太廟之第一室故不得已別建 四祖之
廟今就別廟之中又據古制而言之則 翼度桓三
祖禘主亦不宜並享於正殿當與 恭靖以下禘主

同藏於 穆祖之夾室以此言之則 永寧正殿只
當為 穆祖一位而已而既以 三祖之主並享於
正殿則 恭靖以下之祧主豈必獨藏於夾室也今
之議者必以此為此十室並享之議而當初 永寧
之建為奉 四祖之主故只為正殿四間之制此所
謂無於禮之禮也及至 恭靖祧主毀遷之日 祖
宗朝深意必以為 永寧四祖之廟制今難變改而
恭靖以下祧主則當據子孫祧主上藏於始祖夾室
之古制奉安於 永寧穆祖之夾室故遂以此為定
累 朝相承至今不變也豈有知其未安而姑此權

安於夾室之理也然則將謂 祖宗朝上下見識之
未到而不為添建正殿耶將謂 祖宗朝國家財力
之不足而不為添建正殿耶臣於此決知其不然也
古制諸侯之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為五建廟
之初雖以此只建五廟之制而祖功宗德或為世室
則不在於五廟數中故後世隨其位數不害於添建
也今此 永寧之制則與此不同當初之建雖非古
禮而既目不得已為此 四祖之別廟則此是 四
祖之廟也非並享 羣祧主之廟也 羣祧主之藏
於 永寧之夾室者乃是古者子孫祧主上藏於始

祖夾室之遺意則今不可改建十室之制並享羣
禘之主於正殿之內者章章明矣豈但有二廟之嫌
而已也今若必欲變通移奉則或以恭靖以下禘
主移奉於太廟太祖之夾室則猶有可據而乃欲
一體奉安於永寧正殿之內則決非祖宗之意
也此禮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者也若或曰此遂定
為正殿十室之制而終以羣禘之主並享於殿內
則參以古今之制皆無所據而徒使祖宗朝初以
禘主藏於永寧夾室之深意反未免為卑薄苟且
之歸而已豈不大可懼哉豈不大可懼哉愚臣淺陋

之見則卽今修改之道只當於永寧夾室窄狹處
稍加恢拓以廣其制則雖不能便復古制而上不違
祖宗朝稍存古制之遺意下亦可以不貽後世之譏
議也至於夾室之制則周之不密以下十三禘主並
藏於始祖后稷之西夾室則其制之大此可見矣此
則隨其位數而添造修改實合禮意此皆非臣之臆
見也程朱以下先儒諸說具在殿下若取而下覽
則可知臣言之非出於杜撰也臣以藐然孱病之身
積年沉痾分甘散廢其於朝議是非固不敢妄有所
容畧而茲事體大適有愚淺之見若不及今改正則

後悔莫及茲不敢含嘿謹此冒死仰陳伏乞 聖明
恕其狂妄而下臣此疏令大臣禮官及儒臣博考典
禮更為議定不勝幸甚不勝幸甚臣無任僭越悚感
之至謹昧死以 聞

辭執義疏 甲辰

伏以臣杜門病廢自分為 清時之棄物者今已六
年於此矣不意茲者千萬夢寐之外蔽垣栢府之
命繼降於旬月之內臣驚感恟恍實不知其所以也
臣頃在江外病勢猝劇既不得承 召趨謝又不得
陳章自列而幸蒙 恩適得以安意治療董得一分

生道昨纔扶曳入城而乃於此際又有此新除之
命臣情勢狼狽固知攸處臣若以僭猥為懼終不敢
悉陳其從前積病自甘廢蟄之實狀則臣之斷斷寸
心將無以自暴茲敢冒犯鈇鉞之誅不避支離煩瑣
之嫌畢露其衷悃固知濫越之極無所逃罪臣誠萬
死臣誠萬死臣受氣虛薄稟性庸暗加以年未十歲
慘經家禍二十之前連喪怙恃孤露餘生寄影人世
失學迷方孑子無托而幸賴家庭濡染之得纔踰弱
冠幸竊科第遂以祖先餘蔭遍歷華貫如醉如夢冥
行十年逮至戊戌冬間以繡衣之行奉使湖南自顧

無狀遽膺是命一身顛仆有不暇計只欲殫竭心力以盡職事晝夜行驅馳數千里海上於大冬冰雪之中者殆將半年朝臣之作此行者前後何限而只緣臣自少善病源委已深觸冒瘴毒受傷最酷方其在路之時未卽自覺還朝屬耳旋得腹脇痞滿遍身浮脹之症疝痛兼作有時絕而復甦貼身床褥奄奄朝夕屈伸俯仰亦不得任意許多諸症種種危惡諸醫之見者皆以為必死之疾雜施鍼熯惡惡醫治者五閱月董免難救之域而不能持戒於少愈之後且未免為宦念所動分義所迫束縛掣脫之形復為

趁走之計曾未數朔舊症復劇比之當初一倍危篤量其病勢實無復起之望臣於此仍竊伏念臣以萬萬不肖之身誠無比數於人者而只以上沐聖朝之化下藉父兄之勢忝中虛殼歷敷清顯曾無分寸之效自不知愧惟以把酒談譔為立朝事業仍又昧於攝生不能節慎於平日乃於壯年得此難醫之疾皆臣自取復誰為咎追惟半生愧惡難勝若於此後又不能自量病勢復萌汲汲榮進之念無絲毫裨益國事者而徒為忘庶喪恥之鬼則不但自媿於臣心抑在公朝尤增尸位竊廩之罪况臣衰門眇福久

有滿溢之懼臣於諸兄弟年最少而病最深比之古人尚遠強仕之年矧今痼病如此雖欲自力其勢末由則惟當自甘閑蟄作一病廢之人累年調養藥餌為事收拾精神點檢身心賴天之靈得復為人倘蒙清朝之剪拂熏沐而器使則不擇燥濕少效塵露之微以酬 國恩之萬一寤寐此心非不遙來於中而此亦豈如臣陋劣所能一朝自辦者也伊時銓曹亦知臣實病之如許久不舉臣於注擬之間而特荷聖明之曲軫得除為清風府使峽邑無事未有簿領之勞庶可以調養病骸以副夙昔之志而未過一年

遷以弘文館應教祗赴朝 召又於路上宿病還劇淹滯於道傍村舍者四箇月之後寸寸前進始得還京其癯羸瘁憊之狀誠有以駭人觀瞻者少失將攝諸症輒發暫處冷地疝氣上塞以此平居閉戶塊蟄於深房煖埃之中不敢自同於平人久已絕望於當世而猶且持息乖方或不能自慎於居處食飲之節去年夏間又經猝急之患尋常懍懍每有傷虎之戒臣將此孱庸之質抱此沉痾之病長年伏枕救死不贍實無筋力復堪驅策於 明廷者當此 聖明在上治化方隆之日雖山林自修之士亦莫不願立於

朝砥礪鋒鏘以效區區臣以喬木之臣發身科臼平生志願只在於祿仕况臣昔忝春坊出入 為選者首尾十年而自 聖上臨御之後臣獨病廢自阻朝班尚不得一近 清光臣子之心豈無耿耿於方寸者有時回思只自撫躬憐悼而已臣之實病之状若不至此則臣亦有一端知識獨以何心甘忍窮餓自屏於寂寞之濱故為此退縮擯捱之態有若矯情沽名者之為哉此其中必有甚不得已者臣豈敢一毫有飾於 慈愛之天也若其解由之趣未成出只因文書間有些差誤拘碍之虞臣之病状亦且如上

所陳實無時月內供仕之望故自然遲退以至於今矣伏聞諸臣乃以此陳達於 榻前有此格外之舉云此是何等微細事而至煩於 聖聽耶臣驚悚之極尚不覺駭汗之浹背也臣之前後病状及情勢今始畢陳無蘊雖閑班散秩或可以優遊養病之所亦不可晏然承 命只為私便之圖况此風憲之職責任如何而以此積年痼疾之人乃敢復叨此地重貽臺閣之羞乎設使臣感激 恩命貪戀榮寵不計死生昇疾一出而必未數旬舊病又作遂不免永為廢疾之人此豈但無益於私亦恐有害於公此則臣內

自忖量者既已爛熟而卽今新患亦方苦劇出謝無
期進退罔措伏乞 天地父母俯諒危惘 特賜矜
憐亟遣臣新授職名俾臣得以任便闕處更加數年
之調息庶不為 聖世永棄之物不勝幸甚臣無任
瞻天望雲瀝血懇祝之至謹昧死以 聞

辭典翰疏

伏以臣於近日宿病復劇未免乍出而還入四承
恩召一未趨赴有傷分義之嚴宜伏鈇鉞之誅而然
其前後情勢亦有所萬不獲已者茲敢冒死歷陳仰
瀆 宸嚴以冀 聖慈曲賜矜察焉臣自月初前患

疝脹之症猝然還劇此非一時偶感之比病根已深
乘時更發於積年沉痾之餘若不急用瞑眩之藥雜
試鍼燭之方則恐無復起為人之望故蒙 恩遣職
得便調治或以湯丸或以艾灸日日雜治者殆將浹
旬而未見寸效有加無減委身在榻昏昏度日矣曾
未多日旋又還授憲職因有 朝參之舉 召牌遽
降臣於其時灸瘡遍體惡汁淋漓衣雖房室之間坐卧
之際亦不得任意屈伸則祇肅 天門以成拜跪之
禮其勢末由欲起還什竟未赴 召當此新陽布德
萬品昭蘇之時 聖侯復常臨御法殿既開講筵又

下朝參之 命中外大小臣工莫不欣欣喜色鼓舞
相慶爭願趨走大庭仰瞻 玉色矧此螻蟻之臣乃
於累年病廢之中得荷 殊恩復齒 朝班必欲早
晚入侍一近 清光者乃臣夙昔之至願而不幸此
際病勢此劇終不得進參於百僚之末瞻望穆穆之
光此實由臣命途奇薄觸處蹇礙而然撫躬自悼惟
有涕淚臣卽將此意露章自列而見阻政院未卽上
徹區區之悃無以少暴伏竢 嚴譴只自憫感于中
矣不意千萬夢寐之外又有此新除之 命臣始焉
愴恍終而驚疑駭汗浹背尚今不止愧慙之極誠不

知置身之所也臣竊嘗聞先生長老之言金華侍講
之任孰非搢紳之清選而然其中東壁應教以上兩
窠則苟非經術文章為一世所推者莫宜居之是以
自癸亥以後朝臣之膺是選者絕無而僅有其所謂
僅有之者莫非儒林之雅望文苑之巨擘而亦未聞
有晏然而承當者槩非常之選必待非常之器或非
其人則決不可虛授而虛受故也臣於四五年前適
緣乏人見擬此窠至今為愧寤寐亦驚豈料今日真
有是 命耶臣之顛蒙陋劣無所識知之狀曾於十
年 萬筵既已畢露於 明鑑之下伏想 聖明亦

龍巖集卷之四
三十一
已洞察無餘矣臣自向年病螫之後回顧半生不任
慚悔之心雖不欲一向暴棄庶免為小人之歸而資
稟庸魯終無遷改之望長年伏枕日與藥裹為伴而
已實未嘗有一分冊子上工夫其空空憤憤之狀只
不過依然舊日之臣而瘡屨瘁瘵之形有甚於前人
之見之者其不唾之而去者幾希不知大臣儒臣何
取於此而乃以千萬所不近之語繼達於榻前上
誣 聖聰下惑眾聽耶此無非臣行身無狀不能取
信於當世自不免為故為此擿捱前却矯情沽名之
態釣得虛譽以賄美爵之歸臣思之至此直欲鑽地

而入也臣之卽今病勢決難供仕之實狀姑且倚閣
不論今當新開 法講討論經義緝熙光明日新
聖德之日其敢以如臣萬萬不似之身當此萬萬不
似之職自速冒沒之恥以貽 清朝之羞仰累 昭
明之 聖鑑外招士林之傳笑乎臣固知行不俟駕
自是臣子之道而義所不敢亦有所不得承 命者
臣於此雖重被嚴誅決不敢出而承當茲於頃日連
承 牌召且有殿講試官之 命昨日本館替直之
無人又有 牌招之舉而情勢如此終不敢冒進人
臣分義掃地盡矣伏乞 聖慈先命削臣職名仍下

臣司敗亟正臣罪以為人臣違傲者之戒不勝幸甚
臣無任戰慄俟罪之至謹昧死以聞

靜觀齋先生集卷之四

靜觀齋先生集卷之五

疏四首

代洪右相論時事疏

伏以臣空踈謏劣百不如人立朝二十年報蔑絲毫
而躡躋卿班致身此地祿位已極恐懼深畜畜之
負山不足以喻其重歇後之譏伴食之誚臣固自甘
而竊恐鼎席之尊緣臣而益輕有折足覆餗之災臣
自承命以來夙夜怵惕誠不能一刻自安也臣於忝
授之初旋有燕行之命帶職出疆半年瘼曠雖在庶
官尚且不可况此三事之位不容暫曠臣雖在朝只

不過碌碌隨行無所敵為而至於仍帶往還則決知其不敢故曾將此意露章陳請乞付西樞以行而微誠未格竟斬 恩許臣不敢更瀆只自憫感于中矣今臣既辭 天陛銜命在途而匪據之號尚在身上最是所受密符尤豈帶去於疆外者也伏乞 聖慈亟命適臣本職俾臣得以趁未渡江以所受密符為馳驛上進之地不勝幸甚臣於頃日登對時敢以芻蕘之說略陳愚陋之見而臣材識淺薄言辭拙訥實未能敷暢志意以開 聖聽延英奏罷只增愧悚臣今違離 闕庭又將久隔 清光回望象魏恍侍

前席餘懷耿耿有不能自己者茲於辭職之疏更舉前日之說伏願 聖明少加留神而省覽焉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臣未知 殿下以今日之國勢為安乎危乎大凡天下之事不進則退未聞有不進不退而猶可以維持長久終始無憂者也自古人主之御世保邦也有日進不已之勢則雖不能即致興隆之治而猶可以有興隆之望有日退不已之形則雖不必即就危亡之域而終必至於危亡而後已臣觀今日之國勢有日退之形而無日進之勢委靡頽墮之象日異而時不同

此月不如前月今年不如去年有若失枕下顛之軀
漸入於驚濤駭浪之中者然其人心世道之壞喪天
災地異之著現者至於今日而極矣不知何許禍亂
伏在冥冥之中天之示警若此丁寧而人自不能覺
察耶如臣無狀忝據此地雖欲殫竭心力效其區區
而無救於國家危亡之急而徒增其尸位竊廩之罪
中夜思之心焉如喪顧瞻朝廷實無一事可恃而安
者惟是 聖明在上春秋鼎盛此正 殿下朝乾夕
惕夙夜憂勤仄席求賢思興至治之時也所謂日進
興隆日退危亡之機者只在於 殿下轉移之間

也何以言之今 殿下非不洞察乎此而猶欲其牽
補架漏苟度時日則雖不敢的指為必在某時而終
不過日退不已必至於危亡而後已 殿下於此若
念 先王付托之重體古聖繼述之訓必欲赫然改
圖奮發有為思興日進興隆之治以光我 祖宗之
舊業則此不可以外求置在於 殿下方寸之內
殿下果能先立乎其有為之大志則為堯為舜亦不
外此區區小康之治豈無從欲之化哉此先正所謂
一綱舉而十目皆張者也然其立志有為之中亦不
無最要且急者此即 勤御經筵是也古昔聖帝明

王必以此為致治之先務而君德之成就所以必責
之於此者良有以也蓋人主一心固為萬化之源而
克去已私尤是治心之要務私者一心之蝨賊而萬
惡之根本也自古國家治日常少亂日常多馴致於
危亡者盡是人君不能去一私字故也然必欲去心
賊拔惡根以復乎天理之純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
應則尤不可不深藉於問學之功以入於克去淨盡
之域矣惟我 殿下仁明恭儉之德本於天性樂善
好學之誠專自冲年嚴恭寅畏勵精圖治者今已六
年于此而近緣 王侯違豫久廢法講廣廈細旃之

一未見有三接勸誦之美而玉堂之儒臣作一守直
之貞而已此非 殿下有懈於典學之功實由於
聖體靡寧未遑於開講而然也羣下之心曷勝鬱悶
而自近日以來愆和之候漸底於復常之境頃有開
筵之命繼有朝參之舉此誠三四年來所未有之盛
事也中外上下莫不歡欣鼓舞思見至治此豈但庶
幾無疾之喜而已也即今新陽回泰和煦漸暢伏想
殿下於此後亦必連御經席毋或間斷孜孜不倦行
見日新之效此豈非臣民之慶 宗社之福耶大槩
帝王之學異於凡人固不守書冊而泥言語亦不宜

尋行而數墨然必或以經傳或以史策討論義理之
精微商確古今之得失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
會於幽閑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則
不必開卷而後始可有益雖憑几合眼而聽之亦自
有開廣將就之益矣設令 聖侯或有違和之時則
不必出御法殿雖於卧內亦可以召接而講論君臣
猶父子也何必以起居之末節有所拘礙也哉危微
精一之訓是我 殿下家法而 聖祖神孫相傳之
旨訣也 殿下若念茲在茲終始加功日與聖賢為
徒而接賢士大夫之時多則薰陶德性警戒日聞自

無非僻之歸諂邪之入矣記曰莊敬日強安肆日偷
雖以調養疾病之道言之亦必愈於親近宦官宮妾
而徒事藥餌而已也易不云乎正其本則譬猶裘之絮
下誠能先立乎有為之志以正其本則譬猶裘之絮
領綱之舉綱內可以解中外憂虞之心外可以鼓八
方奮勵之志天灾可弭世道可回壞亂之紀綱可以
肅矣崩潰之論議可以定矣羣下之賢邪可別一心
之公私可判夫如是則 聖治之興指日可待雖巖
穴自守之士亦皆觀德聽風延頸企踵于于而來願
立於 朝况彼宋時烈宋浚吉等於 先王有親承

顧命之義於殿下有春宮師傅之恩實非韜晦山林獨善其身者之比也今雖暫乞退閑處於荒野而想其心事則亦必懸情結念寤寐重宸今殿下誠心虛佇頻降召命勿以常規為拘或下親札或遣近侍一召不來則再召之再召不來則三召之勤懇懇至誠招延則時烈浚吉本非無意於世者豈不思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義耶果能如此則風動之休可復見矣雖以如臣之萬萬不肖亦可以備位周行竭其駑鈍宣揚聖德以補治化之萬一此臣所以謂今日進退興亡

之機只在於殿下方寸之內而尤必以勤御經筵為最要且急者也伏願聖明恕其僭妄而加意惕念焉則宗社幸甚臣民幸甚臣茲當出疆之日不任惓惓之愚披露肝腸畢陳無蘊而文辭荒拙語無倫脊臣尤不勝惶悚戰灼之至謹昧死以聞

應 旨論時事疏 執義時

伏以臣六年痼疾形神搜脫其癯孱悴憊之狀駭人瞻視是以平居閉戶惴惴度日而猶不能節慎將攝纔於夏間又經重患臣之年來不得供劇者實出於萬不獲已此迺舉朝諸臣之所共知也臣昔忝春坊

出入 离筵者首尾十載自 殿下臨御以後緣臣
病廢自阻 朝班尚不得一近 清光夙宵耿耿只
自憐悼而已頃於備局 引見之日以臣忝在三司
之故亦承 牌召之命臣於其時素患疝脹之症乘
寒復劇屈伸坐卧不能任意而必欲一瞻 天顏顛
倒趨詣扶舁入 闕忍死登對重趨舊磚甃待咫尺
恍若一夢感涕自橫而及其罷對歸家之後疝患轉
劇叫呼刺痛殆不省事仍又吐血無數幾至數升昏
仆床席尚不能舉頭臣之從前不敢從仕之計者誠
以此也病狀如此而其可復則於三司之列乎况近

日法府之官責任如何而臣敢一向久撻徒為養病
之所耶臣之癯孱陋敗決不堪供劇之狀伏想 聖
明於登對之日必已俯察無餘矣伏乞 聖慈亟命
適臣職名俾臣得以隨分散蟄將息數年專意醫藥
復得為人不勝大幸不勝大幸臣自病蟄以來惟以
藥物為命加以性質庸魯識慮淺短其於朝議是非
時務得失則不但有同聾瞽實亦不敢留意然其一
片憂愛之赤心則未至全泯故平日為 聖躬憂為
聖德慮者亦不可謂不深且切矣頃者登對之日臣
既忝言責之官入侍諸臣之後則當此天灾孔慘

上下憂違之日豈不欲略陳所懷少暴區區之忱仰
答 虛受之盛意下塞言官之職責而不但臣初登
筵席不敢唐突位次最後日勢已暮而已臣於積病
之中猝然入對急登 殿陛精神恍惚半日俯伏猶
未自定且又呼吸促急言不能出口臣於此雖欲出
有所陳必不得敷暢志意以畢微悃茲未免嘿嘿緘
口而退不言之罪臣固難追還家病伏媿惡難狀昨
今神氣少定始欲以文字略摠一二而第其所欲陳
者亦皆諸臣已陳之藹狗然臣既非識務之士則奇
言異策何處得來只不過就其藹狗中少可以有益

於 聖躬之保養 聖德之光美者反覆紬繹為
殿下誦之乞賜 加勉而已伏惟 聖明少垂察焉
昔我 先王以天縱聖資撫運承基寤寐豪英期臻
至理一號一令無非聳動中外者以致諸賢滿朝朝
夕唐虞實是東方千載之一時而不幸 盛業未半
遽抱 天崩之慟民生無福天意難諶此誠忠臣志
士隕淚於千秋者也惟我 殿下萬明繼照受 先
王付託之重躬履其位夙夜怵惕則繼述 先王之
志以光我 祖宗之舊業者豈非 殿下之責耶臣
伏覩 殿下仁明恭儉之德本於天性樂善好學之

誠粵自冲年自承大寶朝乾夕惕嚴恭寅畏勵精圖
理者今已有年于此而然其 聖志未立治模未定
凡於政令施措之間未見有奮發振勳之意而每有
牽補架漏苟度時日之氣象苟若一向如此則設令
稍持國勢幸免危亡之禍厯可為守文之中主而已
其何以繼 先王之志光 祖宗之業耶今者星文
示警又有冬雷之變仁愛天心可謂告戒之丁寧
殿下於此赫然恐懼避殿求言以盡應天之道日
羣臣大講弭災之策臣新自外來竊不勝聳賀之至
殿下之心即上天之心也景星祥雲只在 殿下之

一心風雷彗孛亦只在 殿下之一心是以古人有
言曰君若不政孛星將出彗星何懼旨哉言也向者
玉候久愆中外憂悶旋有勿藥之喜快底平復之境
此實 宗社臣民之大慶也大臣諸臣之請即告
廟陳賀者在禮固然况臣子歡抃之心宜無所不用
其極而然在 殿下終不無少嫌事關 宗社人主
亦不得自由云者恐不謂此古昔帝王設有行者亦
不足取法於今日前後諸臣之竭誠籲請者非不力
矣而 殿下終始牢拒堅定不許其謙冲自抑之意
溢於辭表與其行一時之禮而終不免有少嫌曷若

守謙抑之 聖志以彰盛美之至德耶臣於此欽仰
聖心竊自私賀於中矣今又遇災恐懼出於至誠真
有大警動大奮發之意平日自謙之德既如彼今日
敬天之誠又如此 殿下此心亦足以上回天怒下
慰民望此正陰陽勝復之會眷命隆替之機可不慎
哉然所謂 殿下之一心者若無平日存養之功安
能無捨亡間斷之患哉今若求所以加功本源之地
則莫急於講學聖經賢傳之旨孰非治心之藥石而
然其語約而義精功簡而效博體用俱該始終兼備
者莫若心經一部此書卷秩不多只是兩冊首之以

虞經人心道心之語終之以朱夫子尊德性之銘而
諸經傳要語及程朱以下諸儒格言無不備載於其
中其於心學真可謂指南之車燭幽之鑑也危微精
一之訓是我 殿下家法而 聖祖神孫相傳之旨
訣也是以 先王末年特講此書日與宋時烈宋浚
吉等沉潛講究體驗將就有光明緝熙之盛我東儒
賢之首先尊信此書者乃先正臣李滉也臣於其時
忝在玉堂適得李滉初得此書親自點絕手自註釋
之冊 啓達於筵中其後館僚投劄以進 先王愛
玩珍惜若獲拱璧至於 下教臣等曰自得此冊有

若李滉之親在左右况其所寫字畫初未甚奇仔細
詳見則字字奇妙儘是絕寶云矣臣未知此冊尚在
禁中耶愚臣妄意竊以為 殿下於此宜繼 先王
講學之序先講此書而若以冊子頗細妨於開講則
特 令玉堂別以大字謄寫作為四五卷之冊勿拘
常規直於卧內引接儒臣日賜講讀則其為 聖學
之益豈有量哉臣伏聞 殿下曾講大學衍義伏未
知所講者今已幾卷耶西山真氏一生工夫精力盡
於心經及此書其後皇明儒臣楊蕪丘濬等各有衍
義節略及衍義補而臣之六代祖臣延城府院君石

亨亦有衍義輯略其書頗刪節西山本書每於各條
之末添補我東高麗諸君之事可為人主之勸懲者
我國之事鑑戒尤切愚臣妄意竊以為大學衍義則
仍以本書進講而輯略中東史補入者則令儒臣別
為抄出或作為一冊或添書於本書各條之末以為
仍 賜繼講之地則前朝治亂興亡之由可以領略
而其為今日之鑑似益親切矣大槩西山本書推行
大學綱領條目而為之真帝王為治之律令格例也
雖其援引之富論說之詳然無一言而不源於孔子
之經無一句而不根乎曾子之傳雖曰三綱領之二

而至善之止固在其中雖曰八條目之六而治平之
理悉該其內然其中間所載多是歷代之事若於進
講之際不探其本而徒事其末則此不過為泛觀前
史之歸而已恐無關於大學本旨大學之書則殿
下於前日既已熟復講誦矣愚臣妄意竊以為雖非
進講行義之時大學本書則自內日日循環默誦潛
玩之功不可暫廢必須如是而後本書與行義指趣
相應無汎觀橫馳之患帝王之學異於凡人固不
尋行而數墨雖憑几合眼而聽之亦可以超然自會
於書言象意之表也臣伏聞 殿下留心史學而忽

於經傳云未知臣所聞果是而此實古今人主之通
患也先正臣李彥迪力言其弊於疏劄之中蓋若不
先之以經傳治其本源以別其義利公私之分則其
何以辨是非得失興亡治亂之所由哉似伏聞近日
時講通鑑云愚臣妄意竊以為不急莫若專意於心
經或大學行義之為着實急務也 殿下果欲勤於
講學則必先保養 聖躬無欠安之候然後始可議
此而年來 王侯常多違豫之日連開法講者只是
頃者數日而旋因 未寧又即還停矣凡人四百四
病皆由自戕而致臣未暇遠引曲譬雖極僭悞請以

臣喻臣不幸早出官路昧於攝生半生事業只是把酒談讌而仍又受傷於遠地行役遂得此痼疾病根既深尚不免時時中毒此皆由臣自致更誰為咎臣之忝侍春坊者實自己丑 殿下於幼冲之年日御書筵未聞有愆候之頻數矣夫何近年以來藥房問安無日無之 眼患諸候迭相交現 殿下清心高拱於穆清之上萬機之繁不足以勞攘 聖慮則臣不知以何故 玉候平寧之日少而違和之時多耶中外臣民之心非無隱慮於中者而畏懼趨趨不敢仰陳伏聞頃日大臣至誦古人詩句於前而不得

明言云君臣猶父子也子之於父何言不陳臣曾聞先正臣李珥於 宣廟朝亦嘗以小官敢有所仰請者 宣廟開襟虛受優答而獎之至今傳以為美事君臣之間顧不當若是耶人主一身處億兆之上居九重之內意之所向誰復止遏而左右前後無非女御則在色之戒倍難於平人剛制之難不獨麴蘖而已湯武大聖也不遜聲色為贊聖德之首其戒之難從可知也伏願 聖明留神省察焉 殿下果能保養 聖躬勤於講學則不可不先致草野之賢而至若宋時烈宋浚吉等則豈但以講學而招延而已也

時烈之於先王既有甘盤之舊及被曠世之恩
遇乃與浚吉起自山林幡然造朝先王擢置冢宰
方將舉國而聽之廼畀殿下委以商顏師傅之責
其風雲契合之隆前代所罕逮我殿下卽作之後
雖不免整乞退閑處於田野而想其心事則亦必懸
情結念寤寐重宸也殿下之於兩臣禮遇之隆
無減於先朝而兩臣之跡阻清朝者已數年矣
伏想聖意必以為有召不來有問不對一何誠意
之未孚而然其不敢輕進者蓋亦有由今此兩臣身
任大義出處進退唯義是視進則同進退則同退固

不欲無義而進無義而退臣伏聞殿下纔因筵臣
所達已下召旨而然以草草數行之語循例一召
而已其卽承命而來恐未可期所謂大義大志者
豈必明言唱說徒煩聽聞而後始可以召致兩臣也
天運回環自有其時無實效而受實禍是先王之
所大諱也今殿下若常存此心念念不忘而至誠
虛佇頻降召命或遣史官或遣承旨一召不來再召
之再召不來三召之以至四五召六七召而不已則
時烈浚吉本非無意於世者豈不思追先帝之殊遇
以報之於陛下之義耶近者前後除命不及於時

烈者久矣伏想 聖意必不欲以虛禮待之而愚臣
妄意竊以為 殿下猶未能深思臣每誦程夫子用
人取舍之語未嘗不三復慨然也臣曾聞 宣廟朝
相臣朴淳於先正臣成渾之承 召赴朝也喜而語
人曰吾王密密作網終能網得牛翁來豈非豪傑之
主也云牛翁卽成渾也 宣廟之於成渾亦能召致
况今日 殿下之於時烈浚吉耶臣所謂時烈之不
敢輕進亦有其由云者蓋亦有說臣聞時烈於近來
有若以罪累之人自處者其所以有 召不敢來有
問不敢對者亦必以此也頃年時烈以意外之事蒼

黃退去其後又以當初服制議禮之事繼有善道之
疏時烈服制之論上據周公之經訓正堂堂誠可
謂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而
其後趙綱洪宇遠趙壽益等諸人之疏相繼而起及
至頃日又以金萬均之事遽有徐必遠之疏當初時
烈疏意只欲以朱夫子戊午謹議序中之語立大防
於一世明大義於天下以救漸溺之人心曉此義理
於上下而已至若因此必欲一依禮經所載而行之
於今日則亦不無似同而異者古今異宜時勢不同
其間豈可無斟酌量之道也以此言之則必遠之斷自

祖孫者果為無識而其所謂不可無斟量云者則主意所在不可謂全無所見然其以粗厲之語肆加譏侮於時烈者極涉駭愕烏得無罪而前後之攻必遠者攻之太深亦未能得其情而使自愧服 殿下於其間時有顯示左右者時烈因其一疏以致朝著之大鬧累月不已則其心之不安勢亦然矣臣於此論不無可避之嫌而以其為公是公非不得不言也此外又有一事大為時烈之不安於心者舉國中外莫不知之而獨 殿下未之知耳臣何忍囁嚅不言以負我 殿下哉頃年以僭用隧道之故請改葬故相

臣金堉而仍罪其子弟之論出於其時臺諫閱維重其時維重之意只以年少臺官必欲有聞即陳而已而臣雖未聞國舅之言兵曹判書金佐明則以維重此論為出於時烈佐明且嘗以時烈服制之論為不是臣與佐明自少相親情誼不淺曾以此兩事與佐明面論者亦且屢矣 殿下若不信臣言試以此下問於佐明則佐明亦必不敢以臣言為不實也佐明之意如此則國舅之意亦必無異似聞時烈尤以此不得自安云伏想 殿下則必漠然不知有此此固非仰陳於 聖明者而時烈心事之如此則 殿下

亦不可不知君臣之間貴相知心况 殿下之於時
烈豈或有一毫之阻隔也此後時烈浚吉等若不造
朝仍將久處山野則掌故記之史官書之傳之於後
謂 殿下為如何昔楚王之於穆生醴酒不設義士
猶或非之况今 殿下之於兩臣耶臣昔與時烈浚
吉共侍 先王於熙政堂中進講心經者前後非一
而頃者臣又登對於此殿宇軒闥不改舊觀仰聆
玉音宛如 先朝而顧瞻左右只不見時烈與浚吉
臣於此自不覺愴恨于中伏想 聖明中夜思之亦
必惕然興懷也臣伏聞頃日以將行五家統之意

下召李惟泰云未知信否果若如此則臣竊恐其失
當也招虞人以旋虞人尚不至况可以五家統而招
賢士耶何不直以更欲相議其疏之意措辭下諭耶
惟泰之疏臣未曾詳見而槩聞其略則非其創說多
是先賢之語而然其更張變通亦自有隨時之宜惟
泰亦豈必盡欲行其言耶其中可行者行之不可行
者不必行若或羅絡聯屬難於拈出而行之則設令
皆不得行亦何可因此有缺於待士之道耶前日惟
泰之來也 朝廷氣色顯以其疏為難處外若將行
其言而內實待其求去遂令惟泰荒涼旅寓荏苒數

月竟以母病顛倒下去待士之道豈宜若此自此士林失望皆懷杜口裹足之意臣於此竊為聖朝歎惜也臣聞頃日大臣以惟泰之疏至請自遠其職而語頗欠穩云臣亦未知其信否果若如此則大臣之言何其大失也臣不欲遠引前代只以宣廟朝事言之故相臣朴淳於成渾之來也聞其有至誠寅協之美而已未嘗聞有如此之言今者大臣之言若此草野之士尤豈肯于于而來耶此則大臣亦必旋覺其非自悔之不暇而殿下亦不可不責諭而勉之也臣竊伏觀今日朝廷之上未有經術之臣昔在

仁祖朝名臣碩輔如申欽具允謙金尚容金尚憲鄭曄鄭經世新豐府院君張維諸臣皆以儒術進羽儀於朝逮我先朝故相臣趙翼李敬輿金堉諸臣亦無非經術之臣布在三事之位自覺朝廷之尊矣今則只有領中樞府事臣李景奭一人而已是以經席之上未聞以五帝三王之道性情義理之辨反覆講說每以街談巷語瑣漫俚褻之言雜陳於前臣於此亦竊為聖朝羞也李景奭之被錮於彼中者今將十餘年矣咨訪大事出入筵席固與在廷大臣無所差間而然不免隔一公案每於彼人之來極

遑城外景象不佳而朝廷視為不可更請之事置之相忘之地國家待元老之道恐不當若此愚臣妄意竊以為因使臣之行方便請解似無不可縱使請而不許亦何所損也今殿下果能行此數者勤於講學克盡修己之道外致草野之儒賢內勵在廷之諸臣布列左右聚會精神一心圖理思與至治則大綱既正萬目自舉從欲之化指日可待此豈非繼先王之志光祖宗之業者耶其所謂大義大志者只在這裏夫豈外此而他求也然古昔帝王之為治也必以開言路納諫諍為先務是以曾在先朝苟

有危言讜論之士必廢賞而獎之者不止一二而自殿下臨御以後寥寥無聞臣於此亦嘗為聖朝言路惜也臣聞頃日玉堂儒臣以曲徑私獻之弊仰達於榻前大臣亦有繼其後者而殿下屢下昏暗之教諸臣退出皆以為殿下此教猶有些不平底意思云臣伏想聖意夫豈如此也臣近聞金是聲之此事似非孟浪之化云然則殿下何不顯加是聲之罪痛責私徑之非仍獎進言之臣以廣來諫之路耶踈遠野人尚有獻芹之忱况當玉候違豫之日臣子之心孰無效誠之意而然自有內局矣無識

武夫則固不足責而曲徑私獻之說大駭聽聞其為
聖德之累尚如何哉此事既發於 筵席不可但已
臺閣之臣固宜論列而愚臣妄意竊以為自 上行
之尤可以有光 聖德亦足以大恢言路也臣之首
尾所陳無非陳腐之語而亦無非為 聖躬憂為
聖德慮片片赤心也伏惟 殿下懋哉懋哉臣之病
狀如此實無更趨 天陛之望茲敢不避煩猥披露
無隱而病裡草疏文辭荒拙猶未能畢其素蘊尤不
足以有概於 聖心伏願 殿下恕其狂僭諒其衷
赤焉臣無任戰慄祈懇之至謹昧死以 聞

辭 給馬裝疏

伏以近者 殿下克謹天戒赫然警動親降德音大
開言路臣六年病軫常切憂愛之忱茲當得言之秋
不敢一向含嘿披露片片之赤心庶幾少裨於 聖
德而然其陳腐之語亦不無言深之戒震越于中方
竦斧鉞之加不意 聖度天大諒其衷赤不惟不加
之罪反降 溫批臣奉讀未了自不覺感涕之橫集
第此馬裝 賜給之命出於萬萬格外臣於此兢惶
媿慙實不知所以自處臣固知 聖意所在只欲先
從隗始以廣來諫之路而然豈如臣陋劣所敢當者

也倘 殿下信行臣之言果能有補於 聖躬之保
養 聖德之光美則此臣之所大願也雖上而雷威
震疊譴罰隨之下而羣疑齊起衆怒交至臣不敢恤
也如其不然賞之何益賞其人而不行其言不如行
其言而不賞其人也况臣疏未有曾在 先朝廢賞
言者之語而今 殿下遽以此施之於臣臣尤不敢
自安于心也臣以喬木之臣護身科第平生志願只
在祿仕若其病狀有一分供職之勢則獨以何心為
此搢捱出沒之態有若矯情者之為哉臣之庸疎不
肖之狀 殿下於十年 萬筵既已下燭無餘縱使

臣身無疾病隨衆趨走亦必無塵露之補矧此癘疔
積敗之中百病叢身痲脹之疾久入沉痾之域且自
近日添得吐血之症前後所吐已過數升昏仆床席
奄奄若盡以此病狀其可以仍據三司之列以重瘵
曠之罪乎伏乞 聖慈亟命還收馬裝賜給之命仍
令適臣職名俾臣得以專意醫藥以安微分以尋生
路不勝大幸不勝大幸臣無任祈懇屏營之至謹昧
死以 聞

辨徐必遠等詆斥疏

伏以臣於頃日備局 引見時又承 牌召之命而

臣之病勢危劇情勢難便決無冒出之望竟不得趨詣於登對之列縮伏私室恭竢罪罰矣其後伏聞黃海監司徐必遠清風府院君金佑明兵曹判書金佐明等緣臣疏語相繼陳章臣不勝驚悚震悸之至臣於積年病廢之中忝此言責之職適當 聖明遇災求言之日臣不敢一向含嘿略據區區之愚悃徒知告 君之無隱實不能計較臣身之利害今此疑怒之交至無非由臣而自致更誰為尤更誰為尤臣之片片赤心寧有一毫他意於其間哉臣之妄意則自聖上臨御以後禮遇宋時烈諸人非不至矣而近者

時烈有 召不來有 問不對自 上必以為訝而時烈既不敢自言其不敢來不敢對之由其間必不無所以然之故雖不可的指為某事而善道以後之事皆足時烈之不安於心者而至於與金佐明家以隧道等事情意相阻云者舉國之人莫不知之莫不言之臣則至與佐明面議者屢矣伏想 聖明則獨不知有如許事時烈進退雖不必專在於此而其心之不安此其尤者故臣之疏中既歷舉前日事則豈宜於此一款避私語之嫌獨有所掩諱哉乃敢披露赤心畢陳無隱矣豈料其疑怒之延至於此耶凡人

言語文字致疑而聽之致疑而見之則言言可疑字
字可疑疑之又疑以至於無所不疑之地今者疑怒
之至此實類乎此蓋閔維重以隧道事論啓之後佐
明家致疑時烈之說人多傳播其時臣問於佐明日
聞以閔維重隧道之啓致疑宋時烈云然耶佐明日
果聞維重此論出於時烈之所議定云臣謂佐明日
此不過維重以年少臺官有聞卽陳之意而已不宜
致疑於宋時烈云矣及至上年間多有行言愚臣妄
意深以為公私之不幸雖非臣獨憂之而竊不勝
其區區之慮既與佐明相親故一日往見佐明問其

所以則其問答說話不出於佐明疏中所陳而宋時
烈因此不安之狀則佐明言之頗詳佐明本意之無
他則臣固知之而至於宋時烈不安之狀則臣之所
聞之外實因佐明之言尤加詳聞大槩宋時烈之不
安在於佐明家以隧道之啓為其所議定且以服制
之論為不是云故臣之前疏中語意只明時烈之不
安亦由於此而其因此不安之狀則佐明亦嘗言之
於臣不但外間云云而已故措語之際自未免如此
臣之當初勸佐明以勿以隧道之啓致疑於宋時烈
者及其後又以與宋時烈情義之阻隔為不幸而仍

以服制之義亦欲同歸者迺為國家也為時烈也為
佐明也實出於片片之赤心而以此及於前疏中者
欲 聖明之下燭其實狀仍諒時烈之心事耳此豈
臣當初有意而扣之到今作為賣友之資者哉臣於
前疏只以隧道及議禮事為言者蓋佐明於隧道及
議禮事所聞所見既如彼而時烈之不安者亦在於
此故只以此為言耳豈有他意也今其疏語謂臣賣
友且以臣前日問答之語至謂之有意而扣之為今
日賣友之資又謂之引惹微端箴而待時到今陳列
云若如此言則其間情態誠一無狀小人豈意論臣

若此之深且慘哉臣之此語若是人所不知而臣獨
鉤問於佐明到今告訐於 君父則彼雖謂臣如此
臣固無辭此則舉國之人莫不知之莫不言之佐明
亦不有諱於人者而臣則至與佐明面論者屢矣故
自附於無隱之義舉其實狀及於疏中則此豈為賣
友告訐者之歸也佐明既以維重此論為出於時烈
之所議定而今其疏語如此臣實未知其何故也臣
之疏中只云且嘗以時烈服制之論為不是而已元
無一言一字勒定為懷嫌挾憾故為立異之語况佐
明論禮意見之如此舉世皆知而與臣問答亦且如

此則此不過人之意見各自不同之致在佐明則庸
何傷乎而在時烈則添一不安故並及於疏中矣今
其疏乃謂臣以佐明因其私怨強為立異之意云何
其不諒臣之本情若此之甚也臣所謂 聖明若不
信臣言試以此下問於佐明云者則佐明之見既如
此而時烈之因此不安之狀佐明亦嘗言之臣欲明
時烈因此不安之意而已而今迺謂臣慮其掩覆此
事為此操切之語云此豈臣意慮之所及也其所謂
國舅之意亦必無異云者則臣於前後只聞佐明之
言未聞國舅之言而臣意則以為兄弟之意思想必無

異佐明兄弟之意皆以隧道之啓為時烈之所議定
且以其服制之論為不是則微末小官之意見如此
時烈亦必不安况國舅與重臣之意如此時烈之心
自不得安云爾臣於此亦豈有一毫他意也臣若聞
國舅之言而未聞佐明之言則亦當曰國舅之意如
此佐明之意亦必無異云矣而今迺疑之又疑至為
此臣所不言之言臣毛骨竦然自不覺魂驚而魄散
也此外許多醜詆之語臣不欲一一逐條卜明而臣
於前疏敢為此言者只為自下有如此之事而 聖
明則漠然不知故臣不敢一毫有隱欲望其上下洞

然無少阻隔而今者佐明則反以為藏蓄無限底意
欲使內外疑惑公私俱病云吁亦異矣吁亦異矣至
於徐必遠疏語之至此臣尤未知其故也臣之陳疏
批下後必遠求見疏草臣以其元疏留中故不敢送
示只書其論必遠一欵而送之矣今其疏中辭說如
此張皇此無他亦不知臣之本情而然臣尤何足卜
也臣之前疏中歷舉前日之事以明宋時烈從前不
安之狀而遂及向者金萬均之事故語次文勢自不
得不舉必遠名於其間豈臣欲驅必遠於善道諸人
之間而列書其名於其下也此實臣意慮之所不到

也必遠向日之論必欲斷自祖孫則終不免為無識
之歸而所謂其間不可無斟量底道理以義掩恩
之慶云者則不可謂全無所見此則臣之意見亦嘗
與必遠同若其當初不勝其粗厲猛起之心自不覺
其語之為譏侮時烈者則雖知其本心之無他而殊
極駭愕一番譴罷烏得免也而前後之攻必遠者則
有若必遠構誣時烈者然此則必遠亦必不服於心
臣之意見本來如此而必遠心事亦臣所知故臣之
疏語皆臣平日之見平日之言而又嘗以書札屢責
於必遠者况今必遠既已見罷而還叙則尤無可疑

而令者必遠疏中乃以臣之疏語謂不斥此人則彼終不來之意云又豈臣意慮之所及也親友間情義之不相孚乃至於此此無非臣之言行不見信於儕流之致只自媿慙而已臣既有承 牌不進之罪又被此無限醜詆即當自列之不暇而兩臣疏 批未下故惶恐縮伏以竢 嚴命矣今則兩臣之疏既下備局臣於此決不可一刻仍冒於臺閣之地伏乞 聖慈亟命適臣職名俾延垂死病喘不勝幸甚不勝幸甚臣無任祈懇屏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靜觀齋先生集卷之五

靜觀齋先生集卷之六

疏十一首

辭副應教疏 乙巳

伏以臣伏聞頃日 慈中儒臣大臣與玉堂之臣以臣姓名仰陳於 榻前至有特叙之 命云 慈席說話雖未得詳聞而臣不勝駭惑莫知其所以矣即於郊圻屏伏之中伏奉 諭旨以臣為弘文館副應教使之乘駟上來者臣祇受跪讀情恍如夢神情驚散滄淚洩瀾實不知所以措躬也臣於此竊自伏念向者天人默祐 宗社陰隲國有大慶八域歡抃儒

賢造 朝日開 講席萬化維新人皆想望而况今
王堂侍講諸臣皆以淵博之士極一時之選自是以
備 顧問之盛仰贊 聖治則不知何故有此別舉
新除之 命適及於無狀不肖病廢罪釁之臣身耶
臣且疑且怪至今靡定也臣以喬木世臣發身科臼
平生志願只在祿仕夫樂榮貴而厭窮苦即人之常
情也臣苟有一分筋力或可以砥礪鋒鏑效其區區
以荅塵露以圖榮進者則獨以何心捨彼取此乃欲
自甘窮餓於荒閑寂寞之地一向擿捱坐遠違傲之
誅耶此實因臣之病狀萬無立 朝供仕之望而然

也况於年來又有情勢之斷不可冒進者臣請先陳
病狀而次及情勢也臣本受氣虛薄稟質孱庸是以
一生病源最在經弱矧自病蟄以來精神氣力銷鏹
無餘內而臟腑榮衛外而筋骸骨節無處不病無時
不痛年今三十八尚未及強仕之時而形容枯落志
氣摧殘厭厭若六七十之人凡醫家所謂四百四病
者幾何其不並萃於臣之一身耶疝脹吐血固是宿
疾而又自四五年前添得心血俱虛痰火交并之症
方其痰塞火盛之時則怔忡昏瞶若不能自定蓋少
失將攝心不平泰則痰火輒盛此便一心病也臣之

此患初得於魯宰清風時其後乍歇乍重去年與去
去年皆數月危苦而今年則比前尤劇其癘悴換脫
之狀不但駭人瞻視臣亦自厭其病喘頓無生意是
以常以病廢之人自處屏人事捐書冊杜門塊壘惟
與長桑氏為伴倘或賴天之靈得延須臾之命則病
伏田廬涵泳 聖澤優游卒歲以沒餘齒此乃臣之
至願也寧復有彈冠結綬趨走 朝班有同平人之
望也此實同 朝之所共知臣不敢片辭有飾也至
若所謂臣之情勢斷不可冒進者則已往之事固不
欲提起伏想 聖明亦豈欲更煩 睿覽而然臣當

此露章自列之日雖不敢更費葛藤有若分疏者而
亦何可以煩瀆為恨終無一言耶上年冬間緣臣疏
語之妄發 朝著大鬧臣安得不尚今悚然也其時
臣疏中所陳之語若非至愚至妄全不知利害禍福
者則必不敢輕發也毋怪乎舉朝涵然駭目相視或
謂以錯認或目以勒定而然臣一寸赤心可質神明
竊自謂無媿於中有辭於後也臣於 先朝十年經
幄最承 恩遇而自 聖明初御萬筵之時臣忝叨
宮僭逮至 御極之日尚帶無官則其出入昵侍於
春坊者亦且首尾十年自己亥以後臣以病廢蟄迹

阻朝班雖不得更近 清光而然於病伏之中其
為聖躬憂為 聖德慮必欲一效慙衷以塞涓埃
之報者則常自謂不後於人而實有倍焉者乃於前
冬適以憲職入侍咫尺於大警動大求助之時臣初
登 筵席氣塞神昏縱未得有所敷奏而竊仰 天
顏更聆 玉音都俞吁咈之盛宛似 先朝開襟虛
受之意溢於辭表臣半日俯伏危衷自激罷對歸家
自不覺感涕之盈襟繞壁彷徨達宵不寐仍獨心語
於口曰有 君如此其忍負之况平日常有所為
聖德慮而中外之人亦且知之者則其何忍媿矧畏

忌終不致一陳於 聖明之前使我 聖上克體
先志禮賢待士之盛德至誠本無纖毫有間乎 淵
衷而高拱穆清之上漠然無有達於 宸聽者曰此
而或致後世之疑為一毫 聖德之累則此豈臣子
有懷必達事君以忠之道亦豈 聖明遇灾警動求
助臣隣之至意也臣於此只知上有 君父而已不
敢以毫髮私意干於其間便覺君臣義重朋友義輕
遂敢以平日所聞見之實狀直陳無諱不敢為周遮
欺隱曲筆私護之計草成半夜一燈照心不復刪檢
率爾書呈雖臣一家之人亦未及消詳盖臣之一身

上利害禍福既未能計較則其它更何暇顧也臣之
此舉果可謂至愚至妄而然若不仰恃 聖明日月
之明天地之大則其何敢發此耶今若以重於愛君
輕於護友為臣罪案則臣固甘心而至其是非之公
則 聖鑒孔昭臣不敢更有所仰贊也乃若徐必遠
之事則臣於其時只以其事之已著於前後章疏者
循其序而次第歷論而已實無分寸意思必欲專歸
於必遠者也若其所爭之論則必遠之海西疏語只
見古人一二文字之衆所飡見者便以為得其斷案
遂肆無限說話殊不知此外亦有許多古人言語可

以叅互援証裁量折衷於其間如韓文公之議者此
則可笑不必多卜亦不欲到今觀縷以明其如何而
獨恨其論臣一款用意頗深必遠平生常以樸直自
許若果怒臣至此必欲深攻臣身則直肆憤罵任意
醜詆亦無不可而迺以嘲戲侮弄之語雜陳 君父
之前有若眩惑者然以樸直自許之人果如是乎臣
於此不以被其嘲侮為愧還以必遠之乃反為此為
慨然也臣於當初本無他意只因愚衷所激未暇顧
他必欲告 君無隱少裨 聖德據實直書言不知
裁以致半生親奮忽成仇敵無論其曲直是非之如

何有時思之亦豈不介介于中也凡人行已廉恥為重廉恥都喪則人不得為人矣臣於其時妄言至此多觸忌諱則羣起之齊起衆怒之交至理固宜然臣不為怪而第其中數句醜詆之語誠有士夫所不忍發所不忍聞者至今思之寃骨猶驚夫以古之大賢君子亦或有不免焉者雖自橫加一時固無損於百代而然此非人人之所敢妄擬者則亦何可自謂無愧復立 朝端為一喪廉恥之人乎此臣所謂疾病危篤之外尤不可冒進 清朝者也臣自有此事以來備荷 聖上之曲庇日月之明察其衷赤 天地

之大容其狂妄不惟不加之誅譴而已初既 施賞而褒之今又 特叙而寵之臣非木石豈不思糜粉啻報而即今臣之病狀情勢如上所陳斷無重入脩門趨謝 天陛之望伏乞 聖明俯諒血懇特賜矜憐 亟命鑄削臣職名俾臣得以偃息田間以畢餘命則此實生成曲全之惠臣無任涕泣祈祝之至謹昧死以聞

辭執義疏 丙午

伏以臣痼疾纏身分作廢棄之人者久矣况臣孤露之餘只有一兒接屋聯居形影相依奄羅如剡之痛

益無人世之念殘骸餘喘子子無托來近先隴之下
瘞遂洒掃之願將欲守其丘墓以畢此生矣不意茲
者伏承 諭旨以臣為司憲府執義使之乘駟上來
者臣祇受跪讀情况驚疑不知 聖上何取於臣而
乃有此新除收召之舉耶臣徬徨累日自不禁感涕
之橫集也臣之年来難進之嫌姑且置而不論只此
積病之狀久無供仕之望矧自喪慘以來至痛摧心
淚眼長眵形存神喪有同枯木年纔強仕凋悴已極
忽忽茫茫如醉如癡對人言語都忘先後看書作字
或不卜白黑以至痰火交并則昏瞶顛倒幾不省事

自知鬼事已迫餘日無多是以投迹窮山謝絕世事
束身蝸廬朝夕待盡雖欲專精醫藥備盡調養猶恐
其更不得為人况敢望影纓結綬復廁 朝班乎當
此皇天示警上下憂遑之日臣忝承 恩召義不俟
駕而緣臣病狀如此偃伏郊圻竟未趨赴人臣分義
掃地盡矣臣罪萬死臣罪萬死臣非山林遐邇之士
也本以世祿之臣出入邇列偏荷 洪造而涓埃未
報遽嬰奇疾躬逢 昭代自為棄物遠隔 清光退
處空谷甘忍窮餓將與草木同腐此豈臣之所欲也
我有時瞻望雲天只自撫躬憐悼然臣伏聞 殿下

於近者連御經筵日講心學法天存誠克盡修省之道苟能終始不怠無少間斷則將見上帝鬼神收還威怒羣黎百姓無不蒙休臣雖病死丘壑與有榮矣臨疏涕泣不知所云此時臺閣之任決不可以臣之故久致虛曠伏乞 聖明適臣職名仍治臣罪俾臣得以安意置散以沒餘齒不勝幸甚臣無任惶恐戰慄之至謹昧死以聞

代堂兄應 古論革疏

臣謹按大易震之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復之初九曰不遠復元祗悔无吉蓋洊者重襲也復者

十一月之卦也今者皇天示警迺於純陰之月動以初震之怒繼於陽復之月之朔加以洊震之威此豈非仁愛天心諄諄謹告不忍終棄我 殿下而然耶語近傳會寧蹈漢儒之陋天意丁寧實符大易之訓謹以先聖之旨為 殿下反覆之夫動萬物者莫疾乎雷其所以收聲於仲秋之月發聲於仲春之月者此實造化之神功生成之妙機猶且聖人於洊震之象必繫之以恐懼修省之義况此閉藏之時式月斯動其為天威之疾怒陰陽之乖戾者當如何哉而其所以恐懼修省之道者又當何如也然其洊震之發

必於陽復之月之朔則可見天地之心默啓宸衷
必欲使我 殿下曰此警動克己自新以收不遠復
之言遂與天地同其功化也明矣然則今日 殿下
修省之道當以何者先下工夫始可以克享天心收
還威怒不為迷復之歸耶臣聞天人一理脗合無間
美惡之極往來流通各以類應其故何也夫理也者
即誠而已而所謂誠者即真實無妄徹上下貫始
終無少間斷無少假借之謂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
自強不息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
是以天而不誠則無以運行不息人而不誠則至於

無物而不得為人矣况我 殿下之一心為萬物統
體之太極凡於出萬化而應萬事也苟或有一毫之
不誠則其何以克配上帝成恭贊位育之功也哉臣
伏觀 殿下臨御八年勵精盡理政令施措之間未
見有大拂天心者而災異之作無歲無之以至於今
日而極矣臣於此竊恐 殿下涵養本原之地者有
未能盡誠正之功致此天譴之存疊也 殿下一心
之微近自燕閑幽獨隱微之中以至於發為政事著
于上下者之誠與不誠固非愚淺之見所敢仰窺而
然由顯至微以外推內則亦有一二可言者撮其要

其目有五曰敬天不以誠也曰講學不以誠也曰求
賢不以誠也曰聽言不以誠也曰改過不以誠也何
謂敬天不以誠也自我 殿下爰初踐阼以來上而
太白晝見陰虹貫日之變史不絕書以至於彗孛屢
見冬雷頻作下而江流斷赤海水運溢以至於坤厚
之地震動不寧中而人妖物怪可駭可愕者種種層
見以至於極備極無連歲凶歉民生失業野有餓殍
其所以譴告而警懼之必欲扶持而全安之者可謂
極矣 殿下於遇災之初避殿自責或饕餮懸修首
之道靡不畢施警懼之意亦非不至而曾未幾何此

心便弛漸視尋常無復有對越之意以至於文具之
末亦或有廢而不舉者此真古人所謂變至而憂變
已而休猶無懼者也天理玄遠應驗之微固非時月
可待而敬畏之誠間斷若此則其何以感格天心收
回和氣耶此臣所謂敬天不以誠也何謂講學不以
誠也臣伏觀 殿下以聰明仁孝之資有樂善好學
之誠承 先王丕丕之基受 先王精一之傳聲色
游田之娛紛華盛麗之美無一入於其心不以吾治
已隆而自逸不以吾德已盛而自滿孜孜講學緝熙
光明必欲聞危微之分為出治之本其於格致修齊

之功非不至矣而 王侯久愆講筵頻撤幸賴神明
默祐靈液效祥勿藥有喜八方歡忭而側耳經年未
聞 開講之命並與召對常叅之規罷而不行間或
有 命出於遇災應文而亦不過一二次而止以此
羣臣稀進見之時玉堂為冗官之地今 殿下春秋
鼎盛進學方急歲月如流甚可憂懼而深居九重親
宦官宮妾之時多臣未知宮庭得肆之地凜然自持
不廢經傳如對聖賢法天存誠主敬謹獨之功果能
終始惟一也耶此臣所謂講學不以誠也何謂求賢
不以誠也臣聞商之高宗恭默思道帝資良弼此無

宅高宗求賢之誠純一不二與天無間其念慮所孚
精神所格自致感應於夢寐之間是以誠之所至金
石可貫矧今以聖求賢焉有不感之理也自古聖君
明辟思興至治則天必出一時之才以輔佐之惟在
時君求之之誠與不誠耳何可諉之於世無其人也
惟我 先王以天縱之聖期臻至理戔戔東帛遍于
丘園野無遺賢布列朝著昭隆契合魚水一堂將與
共天位治天職而 盛業未半中道 崩殂蒼生無
福天意難謀而猶幸 殿下親傳大寶繼志述事待
賢之誠毋替 先朝中外拭目佇見 聖化而曾未

數年不承權輿昔者所進今不知其止前後 旌招
非不勤矣而易退難進未見彙征之吉既進之賢亦
不能再致則岩穴之間雖或有懷寶樂道之士其肯
為 殿下出耶此臣所謂求賢不以誠也何謂聽言
不以誠也書曰好察通言從諫弗咈夫以大舜成湯
之聖猶必好察而弗咈者蓋不如是則無以廣聰明
而集衆善是以古之為治者必有進善之旌誹謗之
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臣伏觀 殿下優待諫
臣虛襟開納而遜志之語例多廢賞送于汝心輒加
摧折情外之 教每出億送或施重律或斬 天點

有若以威刑爵祿欲以箝人口者然至於大小章疏
之間雖未必有崇論宏議可以仰裨治道者亦豈無
一二可採者而例以體念服膺為答實未聞果行一
言果用一策如是而其可望忠言嘉謨日進於前耶
是以連下求言之 教辭意懇惻而中外寂然未有
應 旨者此不過聽施不以誠也苟不以誠則下亦
不應况可望上格天心耶此臣所謂聽言不以誠也
何謂改過不以誠也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有過
能改益莫大焉是以君子之於改過遷善也如日月
之更如風雷之益此顏子所以有不善未嘗不知知

之未嘗復行者也臣伏觀 殿下天資純茂不以聖
知自居凡有差失便能知之不貳之德同符亞聖而
然於難制之怒猶未能遽忘其怒觀理之是非既過
之後又不即開示悔端顯有矜持之意今日如此明
日又如此終未免為長傲遠非之歸况此朝綱之日
就陵遲國事之日就抗擯者無非 聖志未立治模
未定之致 明睿所照非不默察其然而猶且依舊
因循苟度時日終不思奮發勇變之道一年二年以
至於八年之久而治效蔑如此臣所謂改過不以誠
也凡此五事必以敬天為首而終之以改過者欲望

殿下因今日上帝之怒體大易先聖之戒恐懼而憂
其變之來必法初震之象修省而思其變之弭必如
洊震之象兢兢顧慮不敢自寧敬畏之心終始無偽
而一變前過痛自刻責翻然改喏毋少吝驕又似陽
復之月一綫之陽動於地中則可免反道之凶以致
啞啞之吉矣蓋大本既立則達道可行以之講學則
自可以必求明理以達天德何憂乎其不誠以之求
賢則自可以寤寐英豪不致不已何憂乎其不誠以
之聽言則自可以芻蕘必擇嘉言罔伏何憂乎其不
誠也此大易所謂正其本萬事理者夫如是則 殿

青龍齋集卷之六
十一
下一心體天無息之誠自能昭格於無聲無臭之地
神人協和災轉為祥邦其永孚于休此豈非求在已
之天而天不敢違者耶一念操舍之間所繫若此惟
我 殿下念哉念哉若其革弊救民之政則廟堂諸
臣曲思變通之道次第稟行者既已纖悉無遺頃日
登對時臣亦略陳數款即蒙 採納而軍丁逃故之
類已在十年以前者並許盪滌俾除窮民隣族之弊
各寺奴婢之四人並貢既非法典則一給侍丁之規
更許申明而仍令參酌以除其貢諸道糶穀之勒給
民間者分半徵耗而其半使其守令推移充數此三

件亦是不可不急時變通者也請令廟堂並賜稟處
也嗚呼災異斯酷已極驚惧而迺於此時西南噴言
迭出交侵天時人事可憂者非一顧瞻中外無一可
恃所恃者只是 殿下之一心耳更願 殿下場念
焉臣適當此時忝在言地學識空疎才慮淺短不能
進一格言獻一奇策只將陳陋之說仰溷 宸聰固
不足以仰裨 聖治而然不無萬一之補伏乞 殿
下留神澄省財幸焉臣無任祈懇之至謹昧死以聞
辭兼輔德疏 丁未
伏以臣十年痼疾斷無從仕之望自分為 明時之

棄物 聖世之通氓者久矣茲敢於前後章疏畢陳
危惘伏想 聖明亦必俯燭無餘而頃於月初伏奉
召旨又以臣為 世子侍講院兼輔德使之乘駟上
來者臣於伊時病勢添劇方在人鬼關頭精神迷亂
不得親自具疏未免以奴名呈狀於本州以為轉
聞之地揆以分義極涉僭罪合萬殞恭瑛鉄鉞之
誅不意數日前又伏奉 恩諭不惟不加以刑章至
有調理上來之 命此實 朝家格外之舉也豈可
遽施於微末之臣亦豈如臣無狀所敢仰承者也臣
驚惶隕越益不知所以自處夫君臣大義撐柱宇宙

不仕無義經傳依訓臣本非山林之士只以喬木之
臣發身科第志在祿仕偏荷 洪造遍歷華顯而孤
露之餘形單影隻子子人世所恃者 聖明雖此不
幸嬰疾遠伏丘壑而一寸戀 君之忱根於天性銷
鑠不得回首雲天寤寐 楓宸况今 元良正位進
學方急之日官官之 命再及於螻蟻之臣記昔臣
曾將璋璣之身久侍 烏筵之講追惟往事若隔前
生今幸復叨是 命於十載之後重尋趨走之地仰
瞻 岐嶷之表是臣區區之至願臣元無爵祿可辭
之高致又不至於忍為矯情沽名之態則獨以何心

自甘畢命於空谷屢承 嚴召必欲一向撕捱有若
全昧君臣之義者然以犯經傳之訓也哉臣素以虛
薄之質早罹喪禍之慘中年仕宦久失攝養輾轉受
病根柢已深加以年首奄遭同氣之戚積憂沉痛焦
火攻心土木形骸精神都喪動作言語率多乖常不
但臣不敢自同於恒人親舊之見臣者亦莫不矜憐
而危之是以臣收身斂跡處於荒閑寂寞之濱謝
絕人事寄延朝夕雖不免或有尋醫問藥之時亦不
得任意出入倘或賴天之靈須臾無死則只擬涵泳
聖澤偃仰蓬蓽以沒其餘齒而已寧復有更立 清

朝之望也每當炎瘴之節諸症輒劇前月晦間重得
毒痢不分晝夜度數無算而孤村遠寄無路醫治一
日二日漸至危篤之境舊患新症迭出交作頑痰上
塞疝脹下劇粒不入口坐卧煩人宛轉叫痛全不省
事昏昏冥冥必無生理者餘十數日幸賴 天地生
成之德今雖得一分之減而本以沉痾之疾又經此
症症出積傷緊歇無常元氣漸盡尚不得舉頭於床
第之間則駟策垂死之軀撼頓於一日之程決非時
月可待雖欲感激 洪渥扶曳登道更入春明一謝
天陞其勢末由環顧此身即一未殮之屍也復近

清光恐未易期瞻天望 聖惟有涕淚且臣於疾病
之外又有所媿慙而欲死者自六七年來大臣諸臣
舉臣不肖之姓名仰溷 聖聰者非一非再知臣莫
如君今臣只是昔日之臣積病之狀又非昔日之比
則其空疎庸陋之實已莫逃於 聖鑒之下不知大
臣諸臣何所聞何所取而厚誤 宸聽至此耶縱使
臣身無疾病可盡筋力之效今若冒此而進則豈不
亦羞當世之士而大貽 聖朝之辱耶臣於此直欲
鎖地以八而不可得臣之病狀情勢既無承 命趨
謝之路而書筵重地非他間局之比不且整時虛曠

則獨以何心伏此丘壑忍耐窮餓不為妻孥之地哉
倘於前頭賴天之靈或延危喘幸復為人而 聖明
必欲薰沐而器使之則以此欲效涓埃糜粉自甘之
初心雖赴湯蹈火亦所不辭而即今病狀則時月之
內萬無起身趨謝之望蓋臣之積年痼疾之外近來
添得之症種種危惡之狀雖不敢每每縷陳以溷
宸覽而自初至今已至五十餘日矣日日漸劇今到
萬分危域而臣之虛帶職名者以月計之則亦已三
朔之久矣雖在閑漫之任亦不敢如此况此經幢重
地一刻不可暫曠者耶臣於此危厲薰心益自煎熬

若欲忍死冒進則症狀至此末由自力若以煩猥為
懼欲遂泯嘿而已則深恐罪戾益重死不瞑目茲不
得不更冒萬死又此瀝血呼籲於 鈇續之下臣之
前後冒瀆僭越之罪臣所自知公議至嚴 聖明亦
難曲賜寬貸伏乞 天地父母俯諒血忱亟 命鑄
罷臣職名仍治臣罪不勝幸甚臣無任涕泣祈懇之
至謹昧死以 聞

辭應教疏

伏以臣之病狀非尋常疾患之比積年沉痾之中又
得此難醫之症臟腑受傷人事迷茫加以疫火上攻

時時昏絕尚延危喘誠是怪事以此症狀斷無登程
赴 召之望瀝血陳疏冀垂 矜察而下但未蒙
恩許乃又有從速上來之 教伏想 日月之明猶
未及下燭其實狀而然臣惶悚煎迫不知所以自處
也臣以科第出身半生從宦之人本無無端退處之
事而只緣年來痼疾纏身無望陳力不得已歸伏田
廬以便調養庶幾得復為人少效涓埃之報矣不意
姓名前後屢發於 慈席至有臣身千萬不似之語
云臣媿慙之極直欲鑽地以入也然 召旨荐降分
義至嚴一身庶隅有未暇計者則臣何敢以此為嫌

為一向前却之計哉惟是臣之即今病勢萬分危劇
縷命雖存方有奄奄之勢床褥之上亦不得任意轉
身其敢望頓撼道路趨謝於 殿陛之下哉天幸回
蘇不可以時月為期而此時虛帶此職者今已三朔
矣罪戾益重罔知所為茲敢更冒鈇鉞之誅再籲於
黷纘之前伏乞 天地父母曲賜俯諒亟 命適臣
本職並 命鑄削臣兼帶湖堂之任仍治臣屢違
召命之罪以為人臣遲慢者之戒不勝幸甚臣無任
血泣祈懇之至謹昧死以 聞

辭同副承旨第三疏 已酉

伏以臣病勢沉劇尚稽趨謝一向偃伏煩籲不已罪
合萬殞方俟鈇鉞之誅前月二十六日伏奉臣再疏
之批以其在事體不可如是從速上來察職為 教
辭旨嚴峻且極丁寧有若慈父之教子既赦其負犯
不加刑章又責以分義必欲 召致而後已自顧無
此如臣何以得此於 聖明奉讀未半惶悸震越自
不知感涕之橫流也臣以十年痼疾之人從前辭職
之章每陳病狀伏想 聖上必已厭塵 睿覽以為
尋常況今有此新 命之後俟舌之地瘵曠已久而
本院諸僚想以 息擢之故尚不仰陳臣實病之狀

循例變通則雖 聖上日月之明亦何由下燭其一
二也允今廷臣或有難安之勢固多以病為辭臣之
今日不得輕進者亦不無區區情勢而然何敢只以
此公然虛托疾病曲為飾辭上誣 宸聽一至於此
哉其所謂情勢者臣以喬木世臣發身科第半生仕
宦受 恩深厚無端自廢豈臣所欲只以臣疾病沉
痼無望陳力不得已退屏丘壑以便調養庶幾少延
湏臾之喘而況於向年有妄言之事重遭橫逆惟當
自靖于心益守其素履且臣自病廢以後不但日事
樂餌長在床席臣孤露之餘只有一兄子子人世形

影相依不意年前奄罹如剡之戚至痛填臆久益難
堪忽忽茫茫如狂如癡是以平居人事率多乖常寧
復有分毫身心書冊上工夫而前後諸臣之舉臣姓
名仰溷於 榻前者多有臣身夢寐不近之語臣每
一有聞輒欲鎖地以入而不可得今臣若遂冒是名
以進則將誰欺欺天乎縱欲欺人欺世其可上欺吾
君父而亦豈不自愧於臣之方寸耶矧今新承 恩
擢貪冒榮寵便即承 命復玷清班則向來之病不
得進迹涉擿捱者適足為坐釣虛譽以賭高官美爵
之歸古人以此為左右望而罔市利臣雖無狀豈忍

為此也然此皆臣一身上庶隅之節也苟為威命所迫分義至嚴之處則一身庶隅有未暇計者臣之尚此違命不得趨赴者誠以實病之危劇非出於情勢之如上所陳而然也蓋臣自己亥年間重得危篤之疾轉成心病幾作喪性之人雖百般治療董保形骸而少失將攝舊患復作一年之內垂絕而還甦者必四五次是以雖在少蘇之時亦常惴惴度日不敢自同於恒人上年十月望間猝因重觸風寒昏仆移日症似臟中奄奄若盡累朔醫治未見顯效臘月以前則難望回甦近自歲後危惡之症雖似有一分

差減者而最是元氣漸假董延一縷形容換脫有同鬼狀朝夕飲啗不過糜粥數匙而亦不能順下於胃膈間時時痰火上攻則至於迷悶昏絕雖處於房室之內或暫有起動或乍開窓戶則種種諸症次第發動以此病狀萬無頓撼道路趨謝天陛之望茲敢瀝血累瀆冀蒙 恩逮矣自承再疏之批不敢為更籲之計必欲分死登程擔舁寸進躬詣 輦下謝 恩命以歸不計職任之久曠稍待陽煦之少暢昨始左右扶擁暫出庭戶之外則風冷所觸便又神昏痰塞不省人事經夜乃寤臣抱此沉頓之疾叨此

難曠之職又承此巖峻之 教若欲忍死冒進則症
勢此劇決無擡轉之路若欲更延時日以待病勢之
稍蘇日氣之漸暖則夙夜出納之地緣臣久曠者今
已兩朔決不可每加遲待况於前頭臣之病勢之緊
歇日氣之寒暖亦不可預料其如何臣於此進退維
谷誠不知所以自處不得不更冒萬死詳陳前後病
劇實狀冀蒙 聖明之俯燭臣如有片辭誣飾則神
父殛之伏乞 天地父母垂 命適臣職名還收臣
新授加資仍治臣屢違 嚴命通慢僭越之罪以警
他人不勝幸甚臣無任震悚頂越漑血祈懇之至謹

昧死以 聞

乞並鑄新資疏

伏以臣猥將病狀屢瀆 宸嚴伏蒙 聖慈俯賜諒
察特加哀憐許遞臣職名俾臣得以安意治療少延
危喘伏惟 天地生成之德不可量也臣感激 鴻
私糜粉難酬瞻望 宸極惟有涕淚第此新授 恩
資尚未鑄改西銓付職仍據陞擢之秩當初資級之
加既曰本職之除今者本職已許遞免則所授之資
理宜一併收回况臣跼伏窮山積病沉劇又聞趨謝
陳力難期則何敢虛紆 寵命只取榮耀 望上亦

何可以貂王之秩輕加於屏廢垂死之臣以來虛授
之譏哉然則臣於此其不敢暫容仍冒也明矣且念
臣近因病勢之萬不獲已前後陳籲章疏相續 靜
攝之中煩瀆極矣雖荷 聖度天大曲示寬假而此
豈微末如臣所敢為者耶僭越之罪自知難逭伏乞
聖明亟 命還收臣新授加資仍治臣罪不勝幸甚
臣無任祈懇屏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辭副提學疏

伏以靈泉奏效 三殿玉候安寧回鑾萬吉舉國歡
抃而臣於此時敢將縷縷之私仰瀆於靜攝之中臣

罪萬死臣罪萬死臣積年沉病退伏田廬冀保危喘
寄延朝夕况於前冬添得死症不分人鬼者四五朔
猥承 恩召前後煩煩而病勢此剝竟不得趨赴人
臣分義掃地盡矣臣於垂死病中常竊自念臣本非
山野之士以世祿之臣倖忝科第偏蒙 洪造自
先朝昵侍 經帷出入曾筵者首尾十餘年受 恩
深厚糜粉難酬而不幸嬰疾自廢 明時跡阻 朝
班久隔 清光每於中夜瞻望雲霄寤寐 楓宸而
未由自力惟有涕淚倘於一朝遂填溝壑永辭 天
日茹恨重泉則死後之日亦必不暝或延頃臯之命

有一分起動之勢則不待 召旨之勤必欲自詣
天陛之下一謝 思命少伸臣子之義者是臣區區
之至願敢以此意略及於前日辭疏中矣頃者伏聞
三殿將遠幸溫泉臣之病勢尚在危境而幸賴春陽
新布諸症少減猶非向日頃刻奄奄之比意謂若赴
此時趨謝軍職仍參祗送之班得從輿衛之間仰觀
穆穆之光則分義可伸至願可畢臣雖歸死丘壑庶
無餘恨茲敢不計死生舛疾入城左右扶擁董董肅
謝而痰塞氣盡殆不成拜跪之儀還家昏倒不省人
事親戚朋友之來問者察臣病根之沉痼見臣形容

之幻脫知臣上來之本意者一憐一憊不知者皆以
為駭矣不意此際乃有新除之 命論思之長是何
等地望何等職任臣之於此千萬不似姑置不論以
此病狀寧有一分陳力之望也况此別為入侍 書
筵之 命尤出於夢寐之外臣驚惶震悸莫知所以
設令臣身無疾病或可以趨躡通列此等格外之舉
豈如臣萬萬無狀所敢鬚鬚者耶入侍銅龍之講一
瞻 岐嶷之表者豈非微臣夙夜之望而然其萬不
近似者決難堪承終不得出謝新 命於 舉動之
前又不得承 命趨詣於 牌召之時臣之罪戾到

此益重職名在身既不敢任意輕退虛帶華銜久延
時日者亦極無據而無路自列尚此帶職淹滯臣之
狼狽可謂極矣回鑿之後所當即為陳情而臣之率
來兒子適患拘忌之疾出避他家齋宿累日今始露
章號籟伏乞 聖慈亟 命適臣職名還收別為入
侍 書筵之 命不勝幸甚且念臣京賦虛薄將攝
失宜強仕之年疾病至此或於前頭賴天之靈得復
為恒人而 朝廷亦且薰沐而罷使之則雖赴湯蹈
火亦不敢辭即今病狀斷無從仕之望此則今日同
朝之人無不目覩矣臣既無從仕之望廢處田野則

何敢虛紆貂玉之秩只為一身之榮耀况今臺閣方
請收前判尹閱熙新授之資則臣資之決不可仍冒
亦已明矣亦乞 聖明將臣前投資級並賜改正俾
臣得以隨分退處安意治病公私萬幸臣無任瀝血
祈懇之至謹昧死以 聞

第五疏

伏以臣虛帶此職今已四朔屢疏哀籲未蒙 恩許
長單請急又有還出給之 命臣惶恐震越益不知
所以自處第臣即今病勢危劇之狀不但同朝之所
共見實國人之所共知也臣何敢一毫有飾自陷於

青龍齋集卷之三
欺罔之誅哉蓋臣以十餘年積病沉痾之人又經前冬大病不分人鬼者首尾五箇月幸賴春陽新布少
有起動之望茲敢不計死生擔舁入城以為温
舉動時瞻送江頭少神臣子分義之地矣逮自入城
以來舊症復劇况於近日又遭喪慘悲哀痛苦疾勢
轉篤日加月增漸至難醫之域加以舊患痔瘡陋症
近又熾發委身床席晝夜叫痛全不得屈伸俯仰身
無點肉面無人色全廢粥飲終日昏仆氣息奄奄頃
刻若盡親戚故舊之來見者無不垂涕而去皆以臣
之初不量病勢輕自上來為咎到此地頭臣亦悔之

無及臣若遠在鄉家則病之虛實容或有未詳者今
臣奉在 輦轂之下上自同朝大小之臣以至往來
下輩無不目覩其實狀若其職任之不似情勢之難
安臣皆未暇顧念只是臣之症狀至此寧有出仕行
公之望耶雖獲 重譴斷無自力肅謝之路誠恐一
朝溘然於旅寓未效涓埃永辭 天日遂不得瞑目
於泉下瞻望 宸極惟有涕淚伏乞 聖慈曲諒血
懇俯垂生成之澤並 命遣臣職名俾臣得以專意
治療以尋生路公私千萬至幸臣無任涕泣祈祝之
至謹昧死以 聞

三二二

遺疏

伏以臣以喬木世臣因痼疾纏身不得從仕於朝
退伏田野朝夕待盡頃於春間竊欲一謝 恩命仰
覩 清光扶舁入城遂致舊病添劇遽至於此伏蒙
聖慈矜憐特 賜內劑以救其必欲其生之 盛意
天地難酬而臣命薄運窮終不起身竟未得更瞻
龍顏而永辭 天日臣雖入地目不瞑矣更有何言
更有何言今此 貞陵祔廟之禮實是千古之盛舉
於此益可見 聖學之迥出百王伏願 聖明招延
賢德益懋大業以光前烈宋臣張栻之言曰信任防

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斯言盡之矣懋哉懋哉
臣官卑人賤極知僭越而 君父賜藥之恩死不可
無謝且嘗經講官之列謹裁短疏兼陳區區之懷臨
絕北望稽首以進

靜觀齋先生集卷之六

無

